



10362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越王樓歌

洙曰越王太子宗之

樓在越州今在浙江嘉興

按新舊史越王貞未嘗刺綿州其闕慶亦非中宗年號乃高宗年號今詳詩末君王舊跡之句意是中宗或睿宗曾受此封及刺此州蓋史失書也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

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

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海棕行

鄭曰棕字以意逆之當作子冬切趙為名者悉從海上來鶴曰唐子西遊治平院詩云江邊勝事略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即老杜所譚東津者據此則公館海棕皆在涪江之東津也

杜集

卷九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

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

出羣感慨情全可歎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落落○師曰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蜀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鶴曰北辰以喻京師帝居言欲移其種於京師而不可得也漢武帝穿昆明池底皆黑灰問東方朔朔曰不知可問西域胡法蘭法蘭蓋博物者也公以

當時不識其為何物故及之

姜楚公畫角鷹歌

夢弼曰名畫記姜皎善畫鷹鳥玄宗在藩邸皎為尚

衣奉御有先識之明玄宗即位累官太常卿封楚國公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愁掣臂

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



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自負愈高

宗武生日鶴曰宗武小名驥子公之子也時

因入梓州而家在成都也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

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

凋瘵筵初秩歌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

端溪集云文選者文章之祖也自兩漢而下至魏晉

宋齊文之精粹者萃而成編子美大率宗法文選披

其英華旁羅曲探咀嚼為我語故又用以訓其子焉

及唐文弊尚文選大過李衛公德裕云吾家不蓄文

選此蓋有激而言也夢符曰抱朴子項曼卿修道山

不自言至天上遊紫府遇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

渴不飢

卷九

光祿坂行夢弼曰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

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

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洙曰一云

開元元年鄭

榮傳信記云開元初玄宗勵精理道天下大治安西

諸國悉更為郡縣行者不齋糧上猶惕厲未已

按崔寧轉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路不通與此詩合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為客情

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鶴曰羣盜尚縱橫蓋指當時史朝義與吐蕃之亂未已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聽江聲

凡言動盡靜靜中動意皆謬見黨合境趣自無不有耳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

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希曰葉挺嘗云客睡何

不肯字入簾一作捲簾

客亭

秋窓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

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廳零任轉蓬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有戲鶴曰漢中王名瑀讓皇之子汝陽王之弟按本傳肅宗詔收羣臣馬助王瑀與魏少

杜集

卷九

遊持不可帝怒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

忍斷杯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阜蓋自醉逐浮萍

趙曰客星用嚴子陵事乃公自喻也夢弼曰陶潛詩日進杯中物洙曰崔瑗有座右銘趙曰阜蓋指漢中

王也漢二千石朱轡阜蓋鶴曰按史云漢中王貶蓬

漢中王手札詩云割符來蜀道皆太守事疑史誤當是貶蓬川刺史也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

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酌酌淨掃鴈池頭

師曰嗟不起言漢中王以酒而得病也鄭曰西京雜記梁孝王苑有鴈池趙曰天后時諸卿大夫晦日宴

鴈池則前此素有鴈池之名隨地可以泛指為鴈池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憶酒顛狂

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魯衛對偶然貴介之威賓客之感意度之美典型森

然其自叙徐陳以下復著枚空餘枚叟在叟但取稱意而已應念早升

亦壯哉語云魯衛之政兄弟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

堂重鎮洙曰魏文帝與王粲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

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趙曰謝惠連雪賦梁王遊

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客召鄒生延枚叟此乃公以

枚叟自贈韋贊善別鶴曰按唐志東宮官左贊善大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掩荆扉

杜集又世韋贊善當是卷九韋見素之後也

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

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

鶴曰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蓋指史朝義之亂未已而西域党項又入寇也

九日奉寄嚴大夫夢弼曰公九日在梓州登

道中也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

小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迴首白雲間

巴嶺蒼杜二見憶

嚴武

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  
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容籬外黃  
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宋  
夫 晋阮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  
為步兵校尉宋謝莊字希逸善屬文仕至光祿大

題玄武禪師屋壁

夢弼曰按梓州有玄武縣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

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

修可曰顧愷之小字虎頭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趙曰

世說載顧愷之嘗為虎頭將軍舊注以為僧相誤矣

復齋謾錄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

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龍滿壁畫

杜集 卷九 五

滄洲子美又有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

遺畫滄洲趣乃滄水障無疑也田曰圖經載舒州潛於

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

梁武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

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

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

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慄然以前言不可食遂

各以所識之處築室焉深曰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

名姓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趙曰不驚鷗乃列子海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

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

夢弼曰以淮南王比漢中王也淮南子畫隨灰而月

暈缺注云以蘆草灰隨榻下月光冷圍畫缺其一而

則月暈亦缺於上也鄭曰暈正問切日月旁氣希曰照或作點嘗見善本如此故東坡有一點明月之詞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

堂亦何有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

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

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

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

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

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垂老遇君

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師曰梓州屬東川嚴二乃梓州人為梓州別駕夢弼

杜集

卷九

六

曰時徐知道反八月伏誅而劍南大亂也鶴曰于定國餘州大小為設吏負治中儉為華州別駕給事郎

蕭傲駁曰別駕古為堂中從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其來尚矣夢弼曰青螺粟帽之紋也言舞劍

時袖拂帽紋之塵也紫衣指言當時執事者也趙曰後漢雷義與陳重為友時人語曰膠漆自謂堅

不如雷與陳逢原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悠

悠泛交也此謂視乾坤之內雖大而相知者皆泛泛

爾洙曰魏志劉備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

耳晉武帝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嚴氏溪放歌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

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後肥肉大酒徒

相要肥肉大酒徒相要其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

士甘漁樵况我颺轉無定所終日憾憾忍羈旅秋宿  
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  
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  
越曰邊頭公卿謂居邊之守臣也獨驕謂有跋扈之  
意也其費心姑息特一役耳何補於事哉禮記細人  
之愛人也以姑息呂氏春  
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  
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

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夢弼曰列子周穆王八駿曰赤驥陸機赴洛詩頓主  
倚舊巖李善注頓猶舍也戰國策夫驥之服鹽車而

杜集 卷九

七

上太行澆汗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  
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羸之驥於是  
俛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韓詩外  
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桐樹食  
實竹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

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洙曰易日中為市夢弼曰左傳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趙曰張衡西京賦商賈百  
族禪販夫婦鬻技雜若虫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  
贏發而足恃注云邪偽也欺偽之事自餘贏豐饒足  
恃也洙曰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  
之八族也堯辛氏有才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

十六族也堯辛氏有才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  
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商君傳衛之庶公子



名執姓公孫相泰十年封之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  
前君天資刻薄少思變秦法今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告商君欲反遂滅商君之家唐子西語錄云舜舉十  
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  
道深矣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師曰禮云國之將興有開必先漢光武中興使國祚  
永長實自高祖有開共先也雖然高祖之聖亦以得

蕭何曹參輔贊之功光武中興亦由寇恂鄧禹耿弇  
賈復輩相與經綸收復土宇及功成名遂光武不任

以吏事俾之各遂朝請善得繪像於南宮雲臺也漢  
終四百餘年而二十八將得繪像於南宮雲臺也漢

宗中興是亦光武之比奈何諸將邀功養寇其與寇  
鄧耿賈輩遠矣是詩子美蓋傷肅宗無駕馭英豪之

杜集 宋九

也策

秋盡

鶴曰是年秋公自梓州歸  
成都迎家冬再往梓州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

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劔門猶阻北

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獨好開鶴曰成都  
大城西有

少城洙曰典略云劉松衣給在河朔  
於三伏之際耐飲避暑號為河朔飲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巒蟠三

蜀水散巴渝下五溪壯麗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

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攜題曰  
金華

山涪水皆屬梓州射洪縣希曰唐志嵩州屬越嵩郡  
有越水嵩水三蜀初恭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  
帝又分置犍為郡故後人謂之三蜀鄭曰嵩悉委切  
巴渝二州名希曰通典黔中謂之五溪注云酉辰巫  
武沅等  
溪也

###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

夢弼曰按本傳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讀書於金華山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  
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二十八  
章王適見之曰是必為海內文宗初舉進士  
武后時擢靈臺正字遷右拾遺解官歸縣令  
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捕送獄中憂憤死  
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  
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岳光抱瓊臺

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

杜集  
卷九  
九

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

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洌傷雄材

希曰梓州在涪江之右故曰涪右師曰蔚藍天乃洞天之名金華山有觀故云洌曰孫綽遊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居趙曰蔚藍者茂蔚之藍今詩人言水曰按藍然則天之青亦可言蔚藍近世韓子蒼出汴州即事詩云恍然不悟身何處山水色山光盡蔚藍夢弼曰寰宇記射洪縣南有懸巖水遠望皎如白雪焉詩靈麓戴萬文禪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

### 陳拾遺故宅

鶴曰拾遺故宅當與書堂不遠俊人按拾遺嘗有序送公之祖審言貶吉州司戶云羣公愛禰衡之後留在京師則當時審言亦與拾遺為文遊矣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脩椽悠揚荒山日慘淡故園煙

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  
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  
彥昭超玉價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  
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  
洙曰揚雄司馬相如皆蜀人按本傳子昂輕財好施  
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  
最厚鶴曰郭震字元振舉進士授通泉尉通泉梓州  
屬邑趙彥昭字奘然與元振嘗同為太學生故宜同  
游鮮有題字也趙彥昭景龍中又與公大父審言同  
在修文館夢弼曰趙彥昭以權幸進後為利部侍郎  
封取國公趙曰子昂有感遇詩曰吾觀龍變化曰聖  
人不利己曰金鼎合還丹等篇者是也洙曰傳言子  
昂死有文集十卷盧藏用為之序盛行千代

謁文公上方

卷九

十

社集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  
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廬  
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  
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日當空虛  
甫也南北入蕪漫少耘鋤久遭詩酒汚何事忝簪裾  
王侯與螻蟻同盡隨邱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  
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  
洙曰江文通詩絳氣下縈薄注云絳氣赤霞氣也邁  
曰風磴風路也石梯曰磴洙曰高僧傳僧惠永感虎  
來馴又高僧傳講經而天雨花夢弼曰釋書舍衛國  
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洙曰大  
珠白月言其性之前為圓明也故佛書有摩尼珠及水月  
之說又曰望以前為白月望以後為黑月見佛書云

師道曰燕漫少耘鋤謂性地荒而不修也夢弼曰第一  
一義言其教無上也梁武帝問達摩如何是聖諦第  
東坡志林子美詩象當觀第一義華嚴經有十回向  
侯與螻蟻同盡隨印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乃  
知子美詩外別有事在也鶴曰予家有石刻東坡帖  
云子美此四句感慨通達其於道必有得有也庖丁以  
牛入輪扁以輪入經人詩以諸入也耶捫蝨詩話老  
杜詩當是詩中六經與蟻同盡隨印墟願聞第一義  
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蟻同盡隨印墟願聞第一義  
迴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  
也心地乃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也洙  
曰湮盤經一目盲人為治目故造治目良醫其時良  
警即以金篦刮其眼目法華經或有行施金銀珊瑚  
真珠摩尼神藥瑪瑙夢弼曰  
華嚴經一切法本來無生

奉贈射洪李四丈鶴曰射洪縣屬梓州縣東有射洪江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杜集

卷九

十一

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  
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

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曾已傾倒

修可曰尚書大傳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臣  
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  
趙曰南京指成都府也亂初定指去年段子璋反崔  
光遠討平之洙曰木玄虛海賦維長綯挂帆席謝靈  
運詩泛舟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晁曰漢書百金中人  
十家之產注云古者一兩金直十金今言十金則知  
為百千矣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人有此歎十字畫之征途

乃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傲裝

逐徒旅達曙陵險澁寒日出霧逢清江轉山急僕夫  
行不進駕馬若維繫汀洲稍疎散風景開快悒空慰  
所尚懷終非曩遊集衰頽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  
阮籍徒更灑楊朱泣景遠前傳修可曰張平子思玄  
賦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傲裝注傲也泣  
曰阮籍常不由徑路而行途窮則哭楊朱泣多歧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魯曰地

州通泉縣去縣十五里  
有佳山水諺號沈家坑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温蚊蚋集人遠息鴨亂  
登頓生曾陰歎傾出高岬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  
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

杜集

卷九

三

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颺零所歷有嗟嘆  
修可曰孔子嘆鳳泣麟皆傷時也趙曰王粲字仲宣  
漢獻帝時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有七哀詩云  
西京亂無家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身遠適荆蠻

過郭代公故宅夢弼曰郭震字元振以字顯  
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

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以餉遺賓  
客百姓歎苦武后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其  
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遂得擢用景雲二  
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充外省獨元振摠兵  
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摠兵  
扈從事定宿中書省一十四日以功封代國  
公鶴曰代公魏州也宅在宣陽里今  
云故宅當是指作尉通泉時所居也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落代公通泉尉放意何自若  
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

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

羣公見慙色王室無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

我行得遺跡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

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漢洙曰江淹賦脫略公卿跌

佛騰趙曰按先天二年郭元振以史靈運吳都賦噴薄

書門下竇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發羽

林兵睿宗開寶登承天門樓元振射率兵待衛奏上

前奉詔誅懷貞等又按神龍乃中宗即位改元元年

去先天二年凡八年今公詩云定策神龍後學者每

疑之嘗論之曰太平擅寵自中宗而未則禍胎在神

龍而下也俄頃辨尊親指存顧託謂大平公主既

誅則君臣之間立宗得意尊位父子之間立宗得親傳

所以成睿宗付託之意矣定功曰元振寶劍歌云君

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

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顏色如霜雪良工鍛鍊

谷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

社集

卷九

天下無風塵幸得相逢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

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古獄邊雖復理沉無所

何言中路遭捐棄零落廳淪古選潘安仁作夏侯湛

用猶能夜氣衝天修可曰文選潘安仁作夏侯湛

誅曰心照神交唯我與子南史劉訐字彥度阮孝

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評一造之即顧以神交

觀薛稷少保書畫屏洙曰稷字嗣通薛收之

微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顧家後莫能繼稷

外祖魏徵當國圖籍多藏真褚舊跡稷銳精

模倣結體意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庖

宗在藩留意文學嘗喜之及踐祚稷於是時

死萬年獄

會寶懷真以附太平公主伏誅稷坐知謀賜

少保有古風得之映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

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

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炭相纏  
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澹辟飛動到今色未填  
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  
夢弼曰按稷有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云驅車越陝  
邠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望咸陽  
途日暮憂思多傳巖既紆鬱首山亦差我採築無昔  
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換人往知幾何又按梓州  
通泉縣有慈覺寺其額乃稷所書洙曰漢曹喜工篆  
隸變懸針垂露之法趙曰按稷書慧普寺碑三字字  
方徑三尺許今在通泉縣慶壽寺聚古堂其字乃真  
書而公有蛟龍之喻余嘗到慶壽觀之三字之傍有  
巖蠱纏捧此其蛟龍炭相纏也詩人道實事郭代公  
之句耳稷所畫西方變相則洙曰郭薛謂郭代公  
薛少保夢弼曰按郭元振傳元振與薛稷趙彥昭同  
為太學生豈郭與薛舊為同舍後嘗會於通泉耶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杜集

卷九

十四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  
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  
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鄰  
高堂未頌覆幸得慰佳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  
赤霄有真骨耻飲滂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夢弼曰圖畫聞見誌今世所謂薛稷八鶴後人多效  
之然子美詩云薛公十一鶴不知三鶴何在也洙曰  
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  
年年生子長大便去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  
亭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狂歌逐形勝得醉即為家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  
酒泛江

姚公羨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邱邑中上客有柱

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

我憂清江白日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

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

昂如汀水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

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

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

洙曰後漢陳實字仲弓為太邱長世說陳元方嘗候袁紹紹問曰卿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

杜集 卷九

方曰老父在太邱強者緩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夢弼曰此以美姚之為通乘縣也

洙曰老子為柱下史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駿馬京師為之語曰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夢弼曰此以

美王侍御也洙曰荀子鼓瑟游魚出聽修可曰末句做謝希逸月賦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

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建都十二韻 乾曰寶應元年建五都以京兆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

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

蒼生未蕪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

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荆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

時危當雪耻計大豈輕論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

六句宛轉痛微牽裾恨不死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庭哭遙憐



湘水魂窮冬客江劍隨事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

翠竹根衣冠空穰穰闕輔久昏昏願枉長安日光暉

照北原洙曰後漢議功於雲臺黃星天子車蓋也鶴

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注云泰階天為三階也上階

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

平正是謂太平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辛

晁諫帝不納起內毗隨而引其裾前漢刑法志網

漏吞舟之魚夢弼曰公為拾遺時上疏言房瑋不宜

廢肅宗怒宰相張鎬救之故有牽裾漏網之句洙曰

賈誼上疏論政事曰切惟事勢可為痛哭屈原見諫

於楚沉湘水而死穰穰衆多貌史記貨殖傳天下穰

穰皆為利往夢弼曰關中三輔謂左扶風右馮翊與

京兆也長安曰蓋用晉明帝幼時元帝問日與長安

遠近北原言太

原河北之地也

遠遊 廣德元年 梓州作

杜集 卷九 六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

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夢弼曰按唐史廣德元

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

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

在漫卷詩書喜欲狂寫喜意真切白日放歌須縱酒

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

陽公自注余田園在東川自然喜意沈動得人

也 結復何等句然喜願之極誠有如此他語不足易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橫絕跡有但  
羈栖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鞞雙雙新燕子依舊已

銜泥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

厭蜀交遊冷以子美交遊當時獨盛猶厭其冷豈非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

又有厭就成趙曰時史朝義已滅戰場始定公念故園舊所移柳

更能存乎更疑辭也定功曰荆門山其峰對起如門

唐貞元間始立荆門縣屬江陵府

花底

紫萼扶千藥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

杜集

卷九

七

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

河陽滿縣花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

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灞上遠愁人

鶴曰漢南應老盡公自喻時在梓州也夢弼曰灞上遠愁人公懷長安也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騾

裏佳人屢出董嬌饒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下

相見願携王趙兩紅顏豈獨黃四娘哉此王趙第欠自注名耳再騁肌

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公一來開我愁舞處

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纏頭洙曰嬌饒名姬也朱子侯有董嬌饒詩趙

曰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以興只皆之後不復見其姬也故下句有願携之詩馬向法則用古樂府云東飛百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時見端本曰王趙亦通泉之妓也

鄆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鄆曰鄆縣屬梓州鄆上稽切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

謂成都好吾別不足惜且不見舟楫之苦耳野花隨處發官柳著行新天

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杜集

卷九

文

題鄆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

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

夢弼曰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有

大風疾雨今為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武王覺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風大雨從太公邑外過晉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秋稻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

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訊到日自題詩

鄭曰十道志開川有白狗峽二石隱起如白狗又有黃牛峽高崖上有石色黃如牛夢弼曰宋玉高唐賦

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巫山之女也  
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  
雲朝

陪李梓州王閬州蘓遂州李異州四使君登  
天章衣惠義寺夢弼曰按地理志惠義寺  
長平山在梓州鄭縣北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

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瀟洒共安禪

語各典刑○覺範曰不住者言無著也趙曰誰能解  
金印所以諷四使君也希曰法華經偈安禪各掌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鶴曰涪江  
在梓州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羨君還

花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鬢毛斑

杜集 卷九 九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迴添愁含風翠壁孤雲

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

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蘇曰常琮  
侍煬帝遊

寶山帝曰幾時到上方琮曰昏暗應須  
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好寶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

名讀書雲閣觀問綃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

行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  
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  
於綿劔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孫季昭曰  
杜一美善  
以方言里諺點化入詩句中詞人墨客口不絕談其  
曰吾家老孫子質朴古人風客睡河曾著秋天不肯  
明棗熟從人打菘荒欲自鋤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  
不可更禁當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負  
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  
船何郡郎此類甚多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  
淚逐勸杯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為情

上牛頭寺

夢弼曰寰宇記牛頭山在梓州郭  
縣南四面孤絕俯臨州郭上自長

杜集

卷九

十

樂寺樓閣煙花  
為上方之勝槩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

花濃春寺靜境意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

未休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  
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邁曰鶴林即靈仙觀也趙曰燈所以照夜而白日亦  
有之故云無白日此言長明燈也借傳燈字洙曰給

孤長者以黃金側布於祇園地夢弼曰金剛經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又衆香偈轉不住退無因米

上兜率寺

夢弼曰按圖經兜率  
寺在梓州郭縣南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本謂江山棟

宇自齊梁與前華夷山不斷吳蜀水庾信哀雖久何

顯好不忘似謂好佛豈誤記何胤耶胤侈於食味白

牛連遠近且欲上慈航石林葉夢得詩話云詩人以

變化開闔中奇無窮於不可形迹下數百年只在

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捕詰如江山有

有與自兩字之間吞吐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有

見於言外也趙曰庾信作哀江南賦以金陵瓦解而

身竄荒谷也夢弼曰何顛疑是周顛蓋何顛後漢黨

辭鮮麗長於佛理然公集中岳麓道林二寺行又有

何顛免興孤之句豈亦誤耶趙曰法華經云有大白

寶車蓋喻大乘也

杜集

卷九

五

望兜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浪花翻

不復知天大謂樹密故耳昨見王安中引此又空餘

見佛尊見宜音現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洙曰釋

孤園又有長者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

郎中才明鶴曰是年岑參自號州

遲口深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

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

鶴曰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  
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送何侍御歸朝公自注李梓州泛舟筵上作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  
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

沐曰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綉衣持斧督課郡國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豔曲

二首

二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天

杜集

卷九

三

容齋三筆云唐李義山有詩云縷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為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縷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謂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澹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為對也夢弼曰梁簡文詠內人詩風吹玉袖香鮑照詩朔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茲辰自為豔陽年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  
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携妓不必稱使君自有婦

莫學野鴛鴦鮑曰古詩云度曲應幼曰自隱度作新曲瓚

曰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修可曰古樂府羅敷作陌上桑之歌又秦氏有美女自名為羅敷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時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公用此以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峰字

冉冉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  
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鍾雲門春寂寂此別惜相從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

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

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浣花里○朱曰韋亦避  
難者故言同病夢弼曰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河  
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趙曰南溪即浣花溪之南也

絕句

杜集

卷九

三

江邊踏青罷回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趙曰三月二日出郊踏  
青或云乃成都事也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一作送歸合州因寄蘇

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勸何寂

寥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柁春江流余亦沙邊具

小舟幸為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只氏童蒙  
訓曰前人

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君今起柁春江流余亦  
沙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內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  
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  
坡句法魯直夏扇自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  
也



送子負外二首

朱櫻此日垂朱實

永徽圖經櫻桃洛中者勝深紅色曰朱櫻明黃色曰蠟櫻

郭外

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照一作送細草留連

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

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江漲呈寶使君

綿州巴西郡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峰孤亭凌噴薄噴薄言江漲也萬

井逼春容霄漢愁高鳥鳥愁言不泥沙困老龍天邊

同客舍携我豁心胃楊子龍

杜集

卷九

五

又呈寶使君二首 新添

轉驚波作惡即恐岍隨流賴有栢中物還同海上鷗

關心小剡縣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

夢弼曰晉謝安與孫綽泛海風轉急即迴列子黃帝篇海上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其父

曰汝取來吾觀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剡溪在會稽之南禹貢淮海惟揚州

向晚波猶綠連空岸脚青日蕪春有暮愁與醉無醒

漂泊猶栢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

君咨議諸昆玉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淡淡一作漢漢春郭

水冷冷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為

老夫聽夢弼曰地理志鹽亭縣梓州左涿州名士羨

誠其英鬱若相如矚若君平王褒曄曄而秀發揚雄

含章而挺一德星復以比嚴氏也異苑陳實字仲弓

與諸子姪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

百里內有賢人聚或云嚴氏見唐書嚴震字遐聞梓

州鹽亭人本養家子以財後闕里至德乾元中數以

貲助邊得為州長史嚴武知其才署押衙未知是否

偽切

倚杖鹽亭縣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樓春聚船

狎鷗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房瑄相肅宗後滴官

杜集卷九

為漢州刺史西池乃瑄所鑿

舊相思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

歧化蕪絲熟刀鳴繪縷飛使君雙阜蓋灘淺正相依

舊相言房瑄也指言於思追未行之間則數數游此

溲此追道其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湖遊

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為有光輝也政是義切尊音

純允養尊須用鹽政以物性相宜也世說王武子前

有羊酪問陸機吳中何以敵此機曰

得房公池鷺

房相西池鷺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上應迴

首為報籠隨王右軍夢弼曰公以自典也荀勗罷中

鳳池也王羲之為右將軍性愛鷺山陰有道士

行養鷺羲之為高道德經籠鵝而歸甚以為樂

荅楊梓州

闕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東州梓州路也却向青

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游夢弼曰楊梓州之先人昔嘗守梓州鑿池一百

頃引水為農田之利在青溪之西號揚公池今乃子

又守此州故有載阿戎之句晉阮籍謂王渾曰與御

戎謂渾之子王戎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避花繁

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宋曰蜀柑也入貢

寄題江外草堂

公自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杜集

卷九

五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

遭亂到蜀江卧病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

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

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

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

古來賢達士寧受物外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

偶携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跡無固必幽貞愧雙全

幽貞愧雙全沈離困走中常有失身之懼非經歷變態不知此言之悲也尚念四小松蔓

草易拘纏霜骨不堪長永為鄰里憐本作難欲逃自然先生定作雅

飲宋曰屈原卜居將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儒記有一畝之宮趙曰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明年為

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為寶應元年乃  
公成草堂之日也唐高祖初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  
知諸作早晚得斷手凡營造之時問關秦隴於是入蜀  
之詩話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問關秦隴於是入蜀  
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乞樹  
本於何少府乞果裁於徐少卿以至詰王錄事許修  
草堂黃不到蓋其流離貧寡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  
人而成也然未及點突避成檢之亂入梓居閬其心  
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遺弟檢校草堂小松蔓草易朽  
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朽  
意如此成歸成都再依嚴武為節度叅謀復歸草堂  
云不忍竟捨此復來理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  
疎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復舍之而去以史及  
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  
嚴武卒是年秋公已在雲安此草堂終始祇得四載  
而其間居梓閣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  
也則安居草堂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履興之適不足  
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  
至今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托公詩  
杜集 卷九 五

以為不朽之傳蓋公之不韋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趙曰秦本紀幽而不立非君子之幽也易幽人之貞  
吉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鶴曰章留後  
章彝也時為

梓州刺史是年春是李梓州夏是章彝繼之  
也明年嚴武再鎮成都因小忿召章彝殺之  
又按唐節度有留後長慶  
間留後始改為知院官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  
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  
寇穹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雲底渡水簷雨細隨風  
出號江城黑題詩蠟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  
趙曰公因宴南樓而望長安也燒棧字出漢書張良  
說高祖燒絕棧道深曰雅州在蜀之西地多雨名瀾

大觀曰是年吐蕃陷隴右諸州詔焚大散閣時公在蜀之梓州梓為東川雅州之漏天屬西川公猶言朝廷在燒校之北鼓角在漏天之東耳宋文公語錄杜詩最多誤字蔡與宗玉異固好而未盡其嘗欲廣之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符曰漢霍去病為驍騎大將軍上為滿似此類極多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唐曰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公自叙得章留後禮遇之隆也趙曰出號謂夜傳號令此節度府之事也

###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為迥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山谷進風涼  
老去一盃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燭似惱鬢毛蒼

趙曰臺高遺暑濕言臺之高如在雲霄間頓失去暑濕之氣洙曰詩屢舞倦倦

### 卷九

天

### 送王十五判官扶持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笋迎船

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官遊迎卷離別不堪無限意艱

危深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杯

趙曰大家指言王判官母以班氏比之也洙曰後漢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

大家隨至官作事馬號曰大家子李顏師古注家音姑

修可曰楚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笋冬

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笋為之生後漢列女傳姜詩

及妻龐氏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

婦嘗力作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  
每曰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  
膳鄭曰寰宇記黔州為黔陽郡  
陪章留後惠義寺錢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祖帳懸金繩  
南陌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  
迴策匪新岸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颯目存寒谷冰  
出塵閱軌躅畢景遺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  
羈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旗

杜集

卷九

无

絕葷終不改勸酒欲無詞已墮峴山淚因題零雨詩  
夢弼曰晉羊祜平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零雨其濛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寶少尹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

作公自注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

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希

成都前號南京故用京尹事前漢趙廣漢張敞為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章梓州水亭

公自注前漢中王兼道上席謙

奕家小堂園有肅明觀道士席謙奕棋第一品又按公集有存沒戶號云席謙不見近彈

棋是也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  
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荆門愛山簡吾醉亦長歌

如此用事自是點綴得人事好○洙曰淮南王劉安  
以比漢中王也趙曰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到京  
師公卿以下皆候之此以比席道士也晉山簡鎮襄  
陽每出嬉遊多之習氏園池置酒輒醉有童兒歌曰  
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  
酪酌無所知此以山簡比章梓州也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公自注王新誕明珠

雲裏不聞雙鴈過掌中貪見一珠新秋風嫋嫋吹江

漢只在他鄉何處人夢弼曰鴈喻兄弟也漢中王兄  
乃汝陽王璵時已卒故公有是

句洙曰漢孔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曰不  
意雙珠生於老蚌趙曰佛書示如掌中之珠

杜集 卷九 三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香香東山携漢

妓泠泠脩竹待王歸洙曰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  
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

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無  
歸耶舟人承言即回衆咸服其雅量謝惠連雪賦歲

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俄  
而微霰零密雪下趙曰謝安居東山每遊賞必以妓

女從脩可曰脩竹梁孝王園名也續漢書梁王兔園  
多植竹即所謂脩竹園地志云孝王東苑方三百里

苑中有屬池脩竹園

梭拂子

梭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

熒熒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

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唾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

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滕

夢弼曰白羽扇也張九齡嘗進白羽扇賦以見志云

肅肅鳥羽穆如清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時李林甫代其為相也尹曰李善注文選金錯刀引

續漢書云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云詔

賜應奉金錯把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

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千疋榮炎金錯刀乃佩刀

錯之屬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雪霜謂以黃金而錯縷

錯竿也大抵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

錯不可也名同而不究其實馬夢弼曰朱絲繩乃中

琴瑟之用也鮑照詩直如朱絲繩啞作荅切字

當作噤齧也莊子蚊虻蝱膚則通夕不寐矣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

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事語自別丹陽係晉室語其忠公孫白帝城則僭偽

也壯集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戒其經過論兵豈非藩

如此讀方有少進○此等結語熟味最是深厚○夢

弼曰東晉江左以丹陽為重溫嶠嘗為丹陽尹漢公

孫述僭偽以魚復縣為白帝城

###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

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

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眾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

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洙曰幽燕通使者時安史之亂已平晉書呂虔為刺

史有佩刀相者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乃以贈別

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御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程曰行蓋言太守阜益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九日 廣德元年秋閬州冬梓州作鶴曰是年秋公自梓暫往閬州冬復至梓州

去年登高鄆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

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

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鶴曰鄆縣屬梓州

江水東南合梓州之射江孫曰驪山指舊日明皇遊幸也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

寒花隱亂草似鄭谷亂後牡丹云懶是蓬蒿力遮藏見太平意也兩語甚傷 舊國見何日

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杜集

薄遊

卷一

浙浙風生砌團團月隱墻遙空秋鴈滅半嶺暮雲長

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今夕復秋光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州出郡郭別酒寄江濤

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大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如毛

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

後山詩語杜牧云寒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最為警絕而子美纔用一句云千崖秋氣高語益工鶴曰時吐蕃党項與僕固懷恩之亂方殷故有羣盜尚如毛之句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鶴曰青城

縣屬  
蜀州

聞道王喬為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  
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雜吾舅意淒然

沐曰漢王喬為葉令每朔望自縣詣臺朝明帝怪其未數令太史何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飛來於是舉羅張之得一隻歸焉定功曰漢書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難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鄭曰秦嶺在秦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牖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  
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

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

杜集

卷十

二

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罇豈伊山川間回首盜賊繁  
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南池夢弼曰十道志閬圃有南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

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秔稻共比屋

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

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

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

萬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

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

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夢弼曰：昔項羽封高祖於漢中，漢中與閬皆屬利州。路故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馬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乃其俗也。靈衣謂神衣。  
豈曰：呀虛加切。張口貌。

###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

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

鮑曰：唐志：蒼溪縣屬閬州。葛常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對雨詩云：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是也。鮑曰：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舟行湍移景物如畫，雖速而不言速也。吳荆溪林下偶談：錢起云：山來指樵火，峯去惜花林。不若子美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

杜集

卷一

三

### 興嚴二歸奉禮別

鶴曰：按唐志：太常寺奉禮郎二人，掌君臣版位，以奉

朝會祭祀之禮

別君誰暖眼，反冷眼為暖亦新奇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

風看去塵。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六句字字警尚愧微

軀在遙聞，盛禮新山東。羣盜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

應盡題書報旅人。鶴曰：山東羣盜謂朱瑱，自襄陽朝

者：瑨是時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及薛嵩、張忠志等以諸州降，故云受降。頻其降在去年冬

是年春也

###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来欲有按問

鶴曰：南部縣屬

州

塵滿萊蕪甑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

梁獄書應作公自注秦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羣小

諤能深即出黃沙在應須白髮使君傳舊德已見

直繩心夢弼曰後漢范丹字史雲嘗為萊蕪長窮居

魚范萊蕪呂氏春秋宓子賤為單父宰彈琴身不下

堂而治漢鄒陽之梁從孝王遊羊勝等讒毀之下陽

吏陽從獄中上書奏孝王出之卒為

上客史記泰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

失舊作濕失字好謂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西戎

兩中遠道不見也

甥舅禮未敢背恩私洙曰雪嶺西山也西山有松州

正控吐蕃鶴曰高適傳適上疏

杜集 卷十 言西山三城列戍民罷於役是也唐志注唐興有羊

江以竹繩為橋也趙曰吐蕃本西

羌屬太宗中宗時以公主妻之

警急公自注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鶴曰去

在上元二年代崔光遠正是攝也夢弼曰按

史是年吐蕃寇隴右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

既無功遂凶松維保三州及雲山城公是

詩作於松維未陷之前漢書邊防備警急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

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

龍飛故言舊楚將也玉壘山名在蜀州青城縣趙

王命

曰言青海為吐蕃所有兵勢如山在蜀州青城縣趙

王命 龍飛 語強 故言 舊楚 將也 玉壘 山名 在蜀 州青 城縣 趙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

我馬骨正折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壇深懷喻蜀意

慟哭望王官趙曰按史肅宗時吐蕃數來請和雖知其詐姑務紆患是年使李之芳崔倫往

聘吐蕃留不遣十月破邠州入奉天代宗幸陝十二

月陷松羅保三州鶴曰是年吐蕃久寇詔焚大散關

及逼京畿旋命郭子儀禦敵子儀久閑廢纒得二十

騎而行趙曰司馬相如有喻巴蜀檄公止取喻蜀字

以言蜀父老望王官之至也

征夫鶴曰警急王命征夫三首皆為高適作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

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杜集

卷十

漁陽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以雍王迥為關內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趙曰漁陽指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颯然恐後

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

其營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範曰光武

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趙曰按編年通載十月雍王

迥大敗史朝義將以冰州降十一月薛嵩等以五州

言公聞雅王出師之勝而尚聞河北猶有負固者故

乎洙曰按史祿山反時築壘范陽北號雄武以峙兵

聚糧趙曰此舉往來以懲警之也言祿山初為走計

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按史明皇還蜀後復分東西

西山三首

民罷於役高適嘗上疏論之不聽又按西山有松州正當吐蕃要衝也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

蜀將分旗鼓羗兵助鎧鉞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希曰築城依白帝言西山築城高欲依於白帝故公言轉粟之難如青天非指城孫述特借用其字耳

高適上疏所謂平成以西數城邈在窮山之巔蹊險絕運糧於來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也趙曰時吐蕃圍松州勢迫近蜀故

云蜀將分旗鼓以禦之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

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迴首得無憂

鶴曰蜀有火井在卬州故卬有火井縣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

杜集 卷十 六

辯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

洙曰蚕崖灌口並西山隘口地名趙曰言戰馬不是充戰而瘦米船以運多不繼而稀也

遣憂鶴曰是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出幸陝州蓋由宦官程元振輩在朝專權遂致召亂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其詞切直豈虛言哉公至是亦有受諫無今日之句可謂憂國之言也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

如此若語無限哀怨○忠臣更事之感後時之痛百世同之

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夢弼曰南史侯景傳

馬壽陽來至渦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識後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自稱天公其部帥有三十

六萬人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與恐未迴  
天寒邵伯樹地闊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

夢弼曰三輔黃圖望仙臺漢武帝所建在華州華陰縣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  
是起臘月巴江曲山花已

自開盈盈當雪香  
豔豔待香梅直苦風塵暗誰憂客

鬢催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  
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

杜集

卷十

漸近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皇  
遙聞出巡狩早晚遍

遐荒洙曰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侵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八

千里趙曰京師陷代宗如陝州此姑以巡狩而言也

送李卿

鶴曰按宗室世系暉大鄭王房日准安忠公琇之子終刑部侍郎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  
兵霑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

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  
晉山雖自棄晉山魏闕尚

含情趙曰承明漢殿名夢弼曰昔王子晉學仙隱於緱山是曰晉山又地理志閩州有晉安縣本晉

城時公與李曄俱在閩故也  
莊子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魏闕者謂雉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

故闕云

發閩中

鶴曰是年冬公自閩復歸梓州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速秋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漢終軍請受長纓必羈南越致之闕下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猶云我道蓋是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頗為

草堂迴鶩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省事語佳東林竹影薄

杜集

卷十

臘月更須栽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東坡志林柳子厚詩云或時一失貴反賤桃筴

蔡扇安可常不知桃筴為何物偶閱方言筴宋魏之間謂之筴方悟桃筴以桃竹為筴也

梁簡文蒼湖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所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篔也

子美有桃竹杖引又東坡跋桃竹杖引後桃竹葉如梭身如竹密節而實中厚理瘦骨蓋天成拄杖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為桃竹流傳四方蓋自東坡出也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

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

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瓜甲鏗有聲老夫復欲

東南征乘濟鼓柁白帝城路幽必為神鬼奪杖劍或

與蛟龍爭

方又玄怪又怪然不重為告曰杖兮杖兮可復進進則劉又矣

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

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風塵瀕

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鶴曰東坡在廣州贈蒲礪

信長老詩已從子羨得桃竹不向安期覓東瓜自注云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子羨詩

遺之夢弼曰使君指章彝也彝時為梓州刺史鶴曰梓州為梓潼郡以東倚梓林西枕潼水得名

帝城在魚復縣趙曰神仙傳費長房從壺公遊壺公與一竹杖騎而歸即以杖投葛陂中顧視乃青龍也

曰涿胡孔切咬古艾切

### 冬狩行

公自注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夢弼曰時章彝大閱東川

公以此詩諷其多殺仍勉其採夷狄以安王室也

### 杜集

### 卷一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

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語有禽獸已斃十七八

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駝嵒崖垂玄

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鸚鵡

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

羅中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况今攝行

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颼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

見旌旗紅起得凌駕有氣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

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

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夢阿校

獵謂獵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漢書音義又云  
校獵者以木相貫為闌枝遮以禽獸而獵取之也  
可曰上林賦天子校獵注云以五校兵出獵洙曰禮  
記天子不合圍天子不合圍古制步騶同謂兵卒練習也鄭曰崑落  
猥切崑五毀切高貌趙曰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本天子之事而諸侯同之乃深識章彝也洙曰章彝  
兼侍御史故云一馬馳夢弼曰老翁公自謂也趙曰  
是年吐蕃陷京師故云天子不在咸陽宮也洙曰史申  
月吐蕃陷京師故云天子不在咸陽宮也洙曰史申  
侯與西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趙曰昔明皇以祿山  
之禍蒙塵於蜀今代宗又以吐蕃之亂蒙塵於外故  
云得不哀痛塵再蒙洙曰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  
而程元振用事謀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  
應召者故此詩末章大有感激也孫季昭示兒編云  
歐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也序論則盡以  
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作五代史也  
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如折檻乾元馬詩史也於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天育驃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行  
縣作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於歌詩  
杜集 卷十 十

者稀古獨有傷  
今思古之意焉

山寺 公自注章留後  
同遊得開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  
老語 唯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  
古意 唯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  
者哀 深語得 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  
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為顧兵徒吐  
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懼喜鬼  
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  
人憂禍胎 似 是 章 留 後 厚 施 就 使 兵 徒 為 之 故 曰 以  
高 人 共 憂 之 但 語 不 歲 晏 風 破 肉 荒 林 寒 可 迴 思 量  
甚 白 而 意 已 具 矣

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結語忽不知及此殊有態味○

存世尊亦塵埃山僧衣藍縷告新棟梁推本即所賦自然及於乘與蒙塵股肱非材之意忠義所激一飯不忌君耶趙曰詩崇牙樹羽希曰佛書注梵語檀波羅密華言布施合華梵之言而云檀施夢弼曰西陽雜俎云多羅西域樹名如棕櫚樹也法華經譬如有人年幼捨父逃逝困窮父求不得窮子傭賃遇到父所受雇除穢糞行穢不淨其父宣言爾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歡喜故乘禍福生有基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

柳字

我未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

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

杜集

卷十

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

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

寫得周全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

賓友健兒鋏紅旗此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

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

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荆蠻安排用

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

回首洙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乎如巨魚縱大壑

必有方言父母在不遠遊公已無父母故無此戀矣

夢弼曰青草湖在巴陵三峽謂巫峽黃牛峽明月峽也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家天屈原九歌有東皇

太一東皇所以言楚春秋說題  
東斗吳地也云將適吳楚故云

收京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癸巳郭子儀復京師十二月車駕至自陝州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見前有却字便

從而不扈從與收京後再見官儀之喜流車駕已還

落自還種種有之此詩之妙不可勝舉

風

贈別賀蘭鈺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今吾抱何恨寂寞向時人

老驥倦驥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

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

杜集

卷十

十一

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

謂將不復相見故生離即死別耳老人語態○趙曰

暗使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伯樂遭之下車攀

而哭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今云倦驥首則以無

伯樂故也晉載記權翼曰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

飽便高颺今云愁易馴得非苟於食養而然鶴曰國

步返正時初復京師代宗自陝回乾坤風塵指吐蕃

之亂未息也洙曰漢貨殖傳蜀卓氏曰吾聞岷山之

下沃壟下充糧故無飢年夢頽曰世說陸機云千里

蓴羹但末下鹽鼓耳千里吳石塘湖名也師曰晉張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

樸而不與易者情事藹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此

然三百篇之後少此

字有日感 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容齋續筆云前

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故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

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

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諸公固合思

升平皆是心也鶴曰按史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

地故有雲臺舊拓邊之感是年吐蕃入寇盡有隴右之

得歸故用漢使張騫乘槎留明年乃

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

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今言餘蛇豕於

幽薊蓋是年正月史朝義雖滅而尚有未臣服者青

海謂西卷越裳謂東夷戒之以無事於彼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

杜集 卷十 三

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趙曰洛陽為天地中貢賦之道路均馬今引以言長

安時史朝義既滅道路亦不阻絕也 洙曰漢文帝太

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趙曰上林

賦建翠華之旗蓋天子之旗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疆幹地未有不臣朝

受鉞親賢往卑官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趙曰丹桂耐風霜之物青梧易凋之物此引下句強

壯之幹則枝無勝幹之理 夢弼曰光武紀丁恭議曰

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 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又

章帝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

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 宋意上疏諫曰春秋

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

者也 洙曰左傳分茅列土親賢並建親賢同姓也

曰是年十月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又當時諸

符修於居第嘗

下詔禁止之

胡滅入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

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此無色有詞正合直述願聞哀痛詔

端拱問瘡痍趙曰安史既滅後僕固懷恩以疑而叛李光弼以疑而沮洙曰漢高設壇拜韓

信為大將軍趙曰名絕假則真拜之非特假節而已言諸將蒙寵如此故責外任故子美有無色也洙曰時緘紳皆重內官而不樂外任故子美有無色也洙曰時

有詞之譏也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 寄賀蘭二鈞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目揔作白頭翁

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

洙曰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 愁坐

杜集

卷十

十四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

葭萌氏種迥左擔犬戎屯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鮑曰葭萌屬利州見唐志左擔當作武擔見成都記

### 避地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五旌旄

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滄溟

### 閬山歌

廣德二年閬州作鶴曰是年公自梓學家再往閬冬又自閬歸成都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

雲江動將崩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

華敵中原格闔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希曰唐志閬州有靈

山又有三臺觀洙曰兩相  
陳曰格調○一作未崩石

###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  
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歌側過水難銜魚來

去飛景少語長閬中勝事可勝斷閬州城南天下稀洙曰嘉陵

江源出散關而入於閬又閬州城南有山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鶴曰絲州為

年自梓州挈家往閬州豈道經絲州而有此

詩耶班司馬意是班宏按舊史宏為高適劔

南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必誤以

司直為司馬也又必與後篇同時作當合為

杜集

卷十

十五

聞道收宗廟鳴鑿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  
劍外春天遠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  
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沾巾

###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揔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  
亂離還奏樂颺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趙曰方舟之船也字出爾雅大觀曰深江淨綺羅言  
江花色淨如綺羅也夢弼曰未向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燕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

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趙曰曹子建詩終宴不知疲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王家亭子二首鶴曰王使

君謂閬州守也唐以正月晦日為令節

山谿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

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峽蝶江檻俯鴛鴦

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杜集

卷十

六

傷春五首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官闕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羣荒

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御宿且誰供

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萊足雲氣蓬萊足雲氣語緩而傷

應合摠從龍夢弼曰去年吐蕃陷京師代宗如陝州蒙塵清露謂天子蒙風塵出幸涉露而

行以急故也鶴曰通鑑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

將士逃瀆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於口夢弼曰蔡邕曰

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

本紀平王東遷於維趙曰易雲從龍雲以比羣臣

鸞入新年語此五字起花開滿故枝元青風卷幔草

碧水通池上句有託牢落官軍遠蕭條萬事危鬢毛

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

春色靜北望轉逶迤希曰巴與蜀自別

日月還相闔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躪危機

大角纏兵氣鈎陳出帝畿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

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鈎王肯載同歸

洙曰漢天文志注星相擊為闕又晉天文志癸丑日

闕漢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歲上至平城為

單于所圍趙曰廣雅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今

以熒惑而言則指程元振謂其熒惑人主以白亂時

柳伉上疏論之代宗還京元振流秦州死洙曰漢天

文志大角者天王帝座庭魏都賦兵纏紫微西都賦

注鈎陳王者法之主行宮也趙曰大角纏兵氣言京

師兵又滿矣夢弼曰鈎陳出帝畿言乘輿出幸也趙

杜集

曰蒼舊把天衣言父老不欲車駕之出皆牽挽帝衣

也洙曰時代宗幸陝諸鎮畏程元振魚朝恩讒稱莫

肯奔命朝廷所幸者郭子儀一人而巳公又傷賢者

多隱於屠鈎今車駕之出故以文王載呂望之事望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

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此等殆蕭關迷北上滄海

欲東巡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感諷不迫豈無嵇

紹血霑灑屬車塵洙曰漢武帝行幸雍祠五時通回

銘石勒功勞民動衆此以微諷代宗迷於北上却東

行而至陝也唐志關內道有蕭關縣晉惠帝北征百

官侍御莫不散潰唯嵇紹儼然端冕以身提衛兵交

御輦絡被害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

諫獵書犯駕車之清塵如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太倉粟競棄魯陽戈  
胡虜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  
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蘿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  
洙曰漢紀注取從軍死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  
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志大倉之粟紅腐  
而不可食魯陽公與韓遼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  
為之反三舍晉祖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  
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因起舞漢高帝擊黥布還  
置酒沛宮酒酣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  
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書注邊  
方寇至相告夜燃火曰烽晝舉煙曰燧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  
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

杜集

卷一

六

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  
不改輒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

見風塵清

窮曰咸京謂咸陽西京也蒼舒曰莊子黃  
帝將見大隗乎其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

七聖皆迷無所問塗修可曰世說晉王敦作逆明帝  
騎巴滇馬齋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敦畫夢日逮其  
城忽然驚覺曰營中有黃鬚解早奴來何不縛取命  
騎追之不及矣趙曰時代宗車駕雖歸長安而有乞  
遭洛巡海之說故云厭奔走也洙曰嬖孽指程元振  
時公未聞元振貶後死故謂其猶能全生也鶴曰公  
江邊老翁自稱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舞曲長  
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接俱宜下鳳凰

朱曰後漢蕪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  
郡案其姦賊乃請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喜  
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師曰閱與遂皆屬蜀道  
故云川路風煙接昔蕭史跨鳳而去王喬乘雙鳧飛  
來皆神仙人故云俱宜下鳳凰以美二公不凡也  
曰賈誼賦鳳凰翔于千仞今覽德輝而下之漢黃霸  
為穎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  
穎川尤多此以美二公為郡之治効也

### 滕王亭子

公自注滕王造趙曰觀在高  
州夢弼曰滕王元嬰高祖之子也  
調露年間任閩州刺史在閩州  
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

裏仙家犬吠白雲間以亭在觀內清江碧石傷心麗

嫩藥濃花滿目斑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

還

社集

卷十

九

### 玉臺觀

公自注滕王造趙曰觀在高  
處其中有臺號曰玉臺也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

鼓始知羸女善吹簫雖是江景語有神雋○以觀內

江光隱見鼉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

翰翰作去聲今人以便應黃髮老漁樵洙曰列子周

為訂未必敢用也游閩闔觀玉臺注上帝之所居

脩可曰頽漢禮樂志游閩闔觀玉臺注上帝之所居

重布曰積翠洙曰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

馮夷乃河伯列仙傳蕭史教秦女弄玉吹簫作鳳凰  
鳴羸秦姓也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

###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葉夢得詩話老杜滕王亭子詩云粉牆猶竹色虛閣  
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  
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  
妙至到人力不可及

###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簫史駐文字魯恭留

又極典重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水心觀宇人傳有笙鶴時

過北山頭趙曰道書惟有元始浩劫之家梁孝王有  
平臺又以魯恭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

王必境土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嘗  
神仙境土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嘗  
乘白鶴駐

緱氏山頭

### 渡江

杜集 卷十 十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卧高

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

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洙曰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注雲  
和地名以其產良材而中為琴瑟也

###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

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

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

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為留猛

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羗犬戎直來坐御沐百官

跣足隨天玉願見北地傳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出於

曾臆聲氣自異○趙曰先皇言肅宗也肅宗當祿山

之亂即位靈武遂入收長安洙曰漢書胡者天之驕

子趙曰驕子指言回紇也當時收長安回紇兵最有

功東胡指安慶緒時戰敗走後賊復振據鄴城王師

圍之不東坡志林老杜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

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皇后也

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專兵柄入宿衛也趙曰

按張后能固寵于預政事後與李輔國謀徙上皇又

屢欲危太子皆張后之惡也洙曰今上代宗也自為

太子授天下兵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后越王拾遺

外扈從遷長安蓋拾遺掌供奉扈從也希曰祿山之

亂盡發邊兵入討賊所以吐蕃乘虛而來西羗謂吐

蕃也岐雍當西蜀河北之地洙曰百官跣足隨大王

杜集

謂吐蕃陷長安天子奔陝趙曰守未央東坡以為郭

子儀按史程元振以子儀有天下功醜為詆譖肅宗

不納其語然猶留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臨長安洙

曰前漢傳介子北地人也持節斬樓蘭王歸懸其首

於北關封介子為義陽侯木蘭

行云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

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

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

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好意象非公不能為此言百餘年間未

災變叔孫禮法蕭何律豈聞一緡直萬錢有田種穀

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

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

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

按唐書稱至治者以開元貞觀為首夢弼曰玄宗紀開元間京師米直錢不滿二百緡匹亦如之海內富

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刃饒曰齊紈魯縞車班謂

山東出厚繒商販不絕也夢弼曰前漢志齊俗作冰

紈綺繡純麗之物韓非子魯班善織屨妻善織縞後

漢志桓帝初京師童謡曰祀天神後漢陳重與同郡

雷義為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歐陽公曰以信義相交接也師曰漢叔孫通制

禮蕭何定律令以開元之治比漢世之隆也

奉寄章十侍御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

史是年嚴再鎮蜀因小忿召梓州將赴朝廷豈非

殺之公是詩却言其罷梓州將赴朝廷豈非

守梓未應得代當是其時欲入奏也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

社集 卷一 五

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此人所

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未

章彝揚州人趙曰指麾所能之事雖天地亦可回誇

大言之歐公曰時段子璋反章討平之故云洙曰蜀

將開羽字雲長先主收江南諸郡拜羽為襄陽太守

盪冠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後

漢冠恂字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為太守後移潁川

又移汝南太守穎守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

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關羽寇恂不

去也希曰文選沈約思善守東川恐下關羽寇恂不

惟才是與晁曰江漢垂綸公自言也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

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

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夢弼曰暖讀去聲故國指長安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鶴曰公在蜀連年往來梓閬間將欲

出峽遊荆楚後竟不果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

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

釣舟語特懷愴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洙曰前漢

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

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學宮於成都

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絕至今巴蜀好文翁終

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翁終

雅文翁之化也李廣傳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蔡

壯集

積功武帝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

之軍士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

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殺之至今恨獨此

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所以不得侯

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

者也趙曰灩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漁父所歌滄

浪之水在楚地公時欲南下也洙曰魏王粲字仲宣

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嘗登城樓作賦故云

樓仲宣

遊子趙曰公時欲南下而尚在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

厭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何到衰白問羣仙

趙曰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洙曰史記嚴君

平避世賣卜於成都市中晉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

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

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趙曰公意已厭住成都言休



為酒而眠更留滯於此非止南下遊  
吳而已蓬萊仙山可到則亦佳矣

雙燕馬偁曰此詩子美托物比已意鶴曰公有意於出峽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喻自且復過炎

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

方夢符曰左傳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

百舌十朋曰百舌者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春轉夏止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眾語整翮豈多身

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山谷曰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

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鮑曰按周書月令乃周公時訓也云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是謂陰息反舌有聲佞

杜集

卷十

側人在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鶴曰公出峽之計未

遂聞嚴武再鎮成都遂歸草堂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

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

趙曰物役水虛照言身為物所役水亦徒相照不得優游觀賞之也洙曰漢書注地著謂安土也趙曰左

傳盡室以行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

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宛轉何日兵戈盡颺飄愧

老妻洙曰棧謂蜀中閣道也

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之趣得高下僕夫穿竹語稚子

入雲呼轉石驚鸛魅抨弓落狢鼯直供一笑樂似欲

慰窮途洙曰莊子車馬有行色趙曰抨披耕切訓彈也洙曰狢猿屬鼯鼠也

別房太尉墓夢弼曰房瑄字次律玄宗辛蜀拜為相因陳濤斜之敗出守邠

州歷晉漢二州去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於閬州僧舍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

鍾情苦語著低近二對碁陪謝傅把劍覓徐君唯見

字惟孟東野有之好景悽絕○洙曰晉謝安當符

林花落鶯啼送客聞堅入懼色旋命駕出山墅親明

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山墅親明

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立等破

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釋放牀上

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

壯集卷十安葬贈太傅史記吳季札聘魯過徐徐至愛其寶劍

非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而徐君

已死遂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

誰予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鶴曰寶應元年代宗即位嚴武自成都召還

拜京兆尹明年葬玄宗肅宗為二聖山靈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是年復節度劍南未幾破吐蕃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

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

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洙曰漢循

為蜀郡太守以比嚴武也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下注云符以代古之主璋從簡易也各

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洙曰左大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注云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一

所常以二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曾達臣獨醒志曰鄒  
善良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柏枝山有丙穴方  
數丈有嘉魚常以春未遊渚冬入穴丙陽方穴向  
丙或以為魚以丙日取者非也魚何能擇日出入耶  
鶴曰卬州大邑縣有嘉魚穴又萬州梁山縣柏枝山  
有丙穴出嘉魚與州順政縣丙水出丙穴穴口濶五  
六尺有嘉魚然則蜀多丙穴之魚也者傾春釀於筒閑  
因水得名風俗錄信宿馨香達於筒外然後斷之以  
以藕絲苞為餅筒酒也修可曰郡出大竹土人截之  
獻俗號為郡筒酒也修可曰郡出大竹土人截之  
酒故號為郡筒酒也修可曰郡出大竹土人截之  
也故李商隱詩云錦石為棋子郡筒當酒壺則郡筒  
為咸酒罷可知矣趙曰後漢  
王符隱居著書號潛夫論

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

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鶩鴨惱

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洙曰雪山斥候無兵

杜集

卷十

五

馬時西山罷三城戍也師曰嚴武昔嘗訪草堂酣飲  
賦詠故比之晉山簡習池之遊希曰風流字見南史  
張緒傳斥候見賈誼傳及西域  
傳誼傳云斥候望烽燧不得卧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

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

馬蹄肯籍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洙曰梁益

前江居人多造綵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為崔寧  
宅捨為寺今尚在馬後漢周澤為大常清潔循行盡  
敬宗廟嘗卧疾齋宮其妻闕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  
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大常妻  
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  
泥夢弼曰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  
中則活失水則  
醉如一塊泥然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



集千家註杜二部詩集卷之十一

春歸趙曰題云春歸言歸當春時也○廣德二年成都作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鷺受風斜  
態有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回

家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

洗杓開新醞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麴蘖細酌老江干

木作低頭拭小盤一作著小冠先生云著小冠勝洙曰謝玄暉詩散帙問所知注帙書衣也沈曰郭璞注

社集

卷十

衣書中蟲今人謂之壁魚定功曰壁魚白魚也俗傳辟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

草堂

鶴曰公昔去成都因送嚴武入朝未幾徐知道反遂入梓州繼以吐蕃入寇臨

松維州勢迫近蜀此詩首言成都之亂似專指羗胡而羣小賊臣因之而亂者也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

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

中宵斬白馬盟歆氣已麤西取邛南兵北斷劔閣隅

布衣十數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

兩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

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

唱和作威福孰肯辯無辜眼前列柵械背後吹笙竿  
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  
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  
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  
不忍竟舍此復來薤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疎  
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葫蘆  
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  
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颺風塵際何地置老夫  
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  
鶴曰大將赴朝廷即是嚴武當時入朝也洙曰漢高祖刑白馬盟穀梁傳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

壯集

卷二

二

有歎血之盟鶴曰卬南謂卬州劍閣在劍州皆蜀道也專城謂為刺史也洙曰左傳物莫能兩大漢書兩

泚曰前漢郊祀志泉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趙曰左傳微禹吾其魚乎光武紀法水灌之百萬之眾可使為魚洙曰左傳至於用鉞趙曰已殺其主故謂之鬼妾鬼馬如匈奴以凶者之妻為鬼妻也鄭曰薤他計切除草也堞徒協切矮墻也希曰大官謂嚴武趙曰莊子附贅懸疣古詩食蕨不願餘後村詩話子美草堂詩其體蓋用木蘭詩云翁娘聞女來出郭相扶持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  
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疎柯亦昂藏

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得愧千葉黃  
醜為故林王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  
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向若微霜  
足以送老姿聊待偃蓋張生我無根蒂配爾亦茫茫  
此語本極悲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  
慘澹蟠穹蒼趙曰禮記離坐離立帥道曰振撥觸處貌鄭曰振直庚切撥北末切趙曰抱朴  
子天陵偃蓋之松容齋五筆曰古今詩人懷想故居  
形之篇詠必以草木為比興杜公寄題草堂云尚念  
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讀之  
淒然及歸草堂詩曰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  
忽三歲離立如人長尤  
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水檻

杜集

卷上

三

蒼江多風飈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  
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岬尚為谷何傷浮柱歌  
杖頭有勸誠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  
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洙曰大厦將傾非一木可支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  
蒼惶避亂兵緬懷隲舊卹鄰人亦已非野竹獨脩脩  
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  
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師曰舡船傍也扣之以節歌趙  
曰晉夏統以足扣船而歌吳曲

###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鷓鴣

夢弼曰翡翠羽雀翠青羽雀上  
林賦注鷓鴣雞黃白色長頸赤喙

藹藹花藥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嬾動客至欲如何

鑿井交椽葉開渠斲竹根扁舟輕裹纜小徑曲通村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

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 題桃樹

杜集

卷十

四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  
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鷺兒童莫信打  
慈鴉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  
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

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謂先主廟  
中乃亦有

後主此亡國者何足祠徒使人思諸葛梁父之恨而  
已梁父吟亦興廢之感也武侯以之○朱曰蜀有玉

壘山夢弼曰西山  
冠盜謂吐蕃也

###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自然幽花歌滿樹小水細通

池四句描摸幽興無味之味甚長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

道氣從此數追隨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於庸蜀歎其歿後

方授一官鶴曰即斛斯六乃草堂之鄰公所謂酒伴者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

極是恨意後來作者皆不及簡齋步履畧近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

餘總惟在浙浙野風秋洙曰漢文帝召賈誼於宣室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武帝使所忠往取其書至則相如已死問其妻曰長卿

未死時為一卷書言有使來求書奏之於是所忠奏

馬天子異之其遺書封禪事謝玄暉詩茂陵將見求

杜集

卷上

五

燕入非傷舍鷗歸祗故池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

又悲於他作遂有山陽作多慚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

淚雙垂洙曰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游後經山陽嵇康之居作思舊賦鮑叔與管仲交管仲曰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劉孝標絕交論素交盡利交興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

應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香

洙曰果園坊在成都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

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公  
長嘯峨嵋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  
髮少何勞白衰顏肯更紅望雲悲輶軻畢景羨冲融  
喪亂形仍後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劔短亭中  
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

洙曰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費長房為市掾市中  
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  
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  
與俱入壺中趙曰史記云搖搖懸旌無所終薄曰莊子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杜集

卷上

六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只是一句不關輕紱冕俱

是避風塵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敗以非赤壁

自謂親涉是境方會奔走為黃巾子去何瀟灑余藏異隱淪書

成無過鴈衣故有懸鶉恐懼行裝數伶俜卧疾頻曉

罵工併淚秋月解傷神會面嗟鷺黑含悽話苦辛接

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消

中祇自惜晚起索誰親伏柱聞周史秉槎似漢臣駕

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蓋新由

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偶

然存蔗芋五字亦生語幸各對松筠麤飯依他日窮愁怪

此辰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謂各有一滿口江如

練蠶崖雪似銀名園當翠嶽野棹沒青蘋屢喜王侯

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欵曲動彌旬但使芝蘭

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俗物鄭驛正留賓出入並鞍

馬光輝忝席珍重遊先主廟更歷少城闈石鏡通幽

魄苦語琴臺隱絳脣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荆榛十字是上意愴

甚不可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累趺稍稍

復味不息勞筋網聚粘圓脚絲繁蕞細萼長歌敲柳癭小睡

凭藤輪凭則非蒲團矣似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

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

要聞除猥獮休作畫麒麟畫麒麟但好看耳不洗眼

灶集 卷士 七

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洙曰

守蜀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吳周瑜與曹操戰于赤

日反叛荀子子夏貧衣若懸鵝趙曰春鶯秋月人所

賞翫而所工者在於逆人之淚月所解者在於傷

人之神則以亂離疾病之所感也後山詩話云東坡

居頽春夜對月王夫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

坡笑謂子誠知言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

斷腸接與漢末子榮以兩京擾亂乃去而依劉表於

荆川趙曰消中公自言有消渴病也洙曰稔康絕交

音求索之索言將求誰親言為況蕭索無觀之者又

柱下史王康琚詩老聃伏柱史漢使張騫乘槎事見

荆楚歲時記晉葛洪桂冠不仕鄒陽傳白頭如新傾

岷江所經也蠶崖關名在瓜疇芋區甘蔗辛薑瀛口

謂歡心孔洽棟宇惟鄰洙曰晉嵇居明答龐參軍

舍人常置驛馬於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洙曰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少城石鏡琴臺並注見前鄭曰 有席上之珍也夢弼曰柳廩謂樽也曹植詩我有柳 屢馱藤輪謂車也謝鮑詩花蔓引藤輪鄭曰 狝烏八切猗勇主切獸名夢弼曰淮南子猗猗為害亮使羿殺之萬民皆喜洙曰漢畫功臣於麒麟閣陳雷為友 如膠漆之堅並詳注見前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鶴曰按史賈至貶岳州司

馬寶應初召復故官是年轉禮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

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

歌罷兩悽惻六龍勿蹉跎相視髮皓白況難駐羲和

胡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

杜集 卷十一 八

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

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颺颺適東周來往若崩波

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

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吾謝賈公病肺卧江沱

洙曰羲和以六龍御日蹉跎言遲暮也師曰漢天文志旄頭明星也洙曰左傳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夢弼

曰虞羅謂虞人之羅設以捕獸也余析骸而爨夢弼

梅聖俞愛杜詩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古今詩話云

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

含蓄深矣殆不可模倣趙曰漢官儀曰泰山東上七

斗室至天門洙曰南宮禮部也夢弼曰昔賈逵為禮

部侍郎常乘白馬故於賈至亦云金盤陀未詳或曰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  
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歸鴈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正北飛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鷺子沙暖睡鴛鴦  
富貴  
氣象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鶴曰韋諷  
居在成都

時為閬州錄事趙曰曹將軍名霸  
明皇雜錄云陳人馮紹正曹霸鄭虔皆善繪畫時稱神

杜集

妙

卷二

九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  
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  
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好傳詔才人索盃賜將軍  
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  
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  
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  
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  
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廡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  
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

支遁以主人對支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

東騰驥磊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

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

媒去盡鳥嘯風長篇意外淪痛險絕○鄭曰名畫記

鞍馬擅名鄭曰貌莫角切下屢貌同夢弼曰明皇有

要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日以浸廣

至開元中為興慶宮趙曰言曹將軍所畫之馬神妙

乃真龍也故能感動龍池如夢弼曰唐制內宮婕妤

上即葉切下汝諸切婦官也夢弼曰唐制內宮婕妤

才人各九人此言天子遣婕妤好傳詔令才人取瑪瑙

盤胡華切太宗有六駿皆平盜復京師代沙言雖可

劉黑闥時乘也洙曰郭師曰儀漢漢開風沙言雖可

虬賜之一名獅子馳沙漠之態定功曰莊子馬蹄雖可

縞素之上而有開拓沙漠之態定功曰莊子馬蹄雖可

壯集卷十

以踐霜雪維摩經龍象躡蹄非驢所堪洙曰曹子建

詩嘗卷馬長楸問鄭曰厩移切趙曰世說支遁字道

爾今公以支遁養馬韋諷藏畫馬皆苦心之所愛也

希曰明皇幸驪山溫泉宮在長安東新豐縣洙曰明

若錦繡趙曰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

夷之所居是為河宗天子乃沉璧禮馬河伯乃與天

朝親射蛟寶也洙曰前漢志元穆天子西征自歸陽浮

江親射蛟寶也洙曰前漢志元穆天子西征自歸陽浮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

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  
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  
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  
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洙曰春秋富出漢書注云言年幼也此之於財方未  
賈竭故謂之富布曰喬琳歷四川刺史嘗謂錄事參  
軍曰子紀綱一郡能劾刺史乎故六帖亦謂之紀綱  
椽洙曰鮑明白頭吟直如朱絲繩趙曰管子曰凡輕  
重散欽以時平準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  
也洙曰詩去其螟螣及其蝥賊馬曰樹立也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起語激昂煉  
慨少有及此英

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今尚存接得  
又暢學書初學衛

杜集

卷十

十

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

如浮雲突兀四語能事志意畢竟往復浩蕩只  
在裏許○自是筆意至此非思致所及開元

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

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

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

驄畫了如山貌不同是日牽朱赤墀下迥立闔闔生

長風迥立意  
從容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

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

榻上庭前屹相向相向語  
識密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

僕皆惆悵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

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名將軍盡善，蓋有神

必逢佳士亦寫真。謂未過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

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

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首尾悲壯，動盪皆名

操也。夢弼曰：霸乃操之後，其門地最清高。玄宗末，午

得罪削籍為庶人。洙曰：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為世主

所知也。葛常之詩：話子美，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

孫，於今為庶為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之

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清門則知子美當時已為詩

人所欽服。如此殘膏餘馥，沾丐後人，宜哉。故微之云

善書嘗云：有一弟子號王逸少，用筆咄咄逼人，也。呂

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者如丹青不

底語，到極至處，有離琢語。此極至處者，如丹青不

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極至處者，如丹青不

至處者，也。如金鐘大鑪在東序，水盡玉衡懸，清秋此

杜集

雕琢語，到極至處者也。洙曰：唐貞觀中，畫李靖等二

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如生也。洙曰：後漢志：進賢

暗而曹將軍重之，元而面如生也。洙曰：後漢志：進賢

傳，狄人歸先軫之元而面如生也。洙曰：後漢志：進賢

謂未過

首尾悲壯

動盪皆名

世主

子

云

也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卷七



曹將軍九馬園子美所為作詩者也其辭云牧者萬  
歲繪者惟霸甫為作頌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直  
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官場矣夢  
弼曰園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容齋續筆云老杜丹  
青引至尊含笑催賜金園人太僕皆惆悵或以為畫  
馬奪真園人太僕所不樂然園人太僕蓋牧養官  
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府殷紅瑤盤  
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內府殷紅瑤盤  
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夢弼曰韓幹紅瑤盤  
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王右丞維見其畫推  
獎之官至寺丞楚詞志坎壈切  
而不違注不遇貌壘虛感切

寄李十四負外布十二韻

伏枕已聞理裝

公自注新除司議郎萬州別駕雖尚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興巫峽將之郡荆門好附書  
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闊那堪野館疎

社集

卷十一

黃牛平駕浪盡鷓上凌虛試待盤渦歌方期解纜初  
悶能過小徑自為摘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  
宿陰繁素柰過兩亂紅葉寂寂夏先晚冷冷風有餘  
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敝廬  
洙曰漢博望苑武帝為戾太子置之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夢弼曰司議太子武官也以李布斬除司議郎故用博望苑事洙曰後漢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洙曰內熱字出莊子黃牛峽名修可曰畫鷓者船頭畫為鷓以厭水神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五繩橋  
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大羊曾爛熳宮闕尚蕭條

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黃圖遭污辱月窟可焚燒  
謂宮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

嫖姚落日思輕騎秋天憶射鵬雲臺畫形像皆為掃

氛妖洙曰牙帳則元帥建牙旗於帳前也鶴曰防秋

西山繩橋在岷江之記越王勾踐反國苦身勞思飲

食嘗膽不忘會稽之耻龍泉楚王劍名也趙曰書有

三輔黃圖言秦漢宮苑制度洙曰長楊賦西歷月窟

西域傳斥侯百人五分之夜擊刁斗自衛漢光武拜

馬武捕虜將軍明帝初復拜武捕虜將軍霍去病為

嫖姚校尉修可曰北史斛斯光工騎射嘗射一大禽

形如車輪而下乃鵬也邢子高曰此真射鵬手當時

號為落鵬都督趙曰漢明帝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

社集

青絲

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反以兵合吐蕃入寇趙曰南

史侯景傳初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妃

嬪近靜潼關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壑

粉期書生張皇軍國願幸功成類如此未如面縛歸

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傷哉○希曰肅宗復京師出

也不聞謂豈不聞乎鶴曰殿前兵馬謂神策軍趙曰

十月即為壑粉期告以必敗亡之證也洙曰萬一皇

恩下玉墀時降者皆受節

黃河二首

鮑曰是詩前篇謂吐蕃入寇後篇

度劔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

黃河北岍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

數胡人高鼻動成群

黃河西岍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

王混一車書棄金玉

揚旗

公自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  
觀騎士試新旗幟夢弼曰按元稹  
誌公墓云劔南節度使嚴武狀為工部員外  
郎參謀軍事又按嚴武是年九月與吐蕃戰  
于當狗城敗之故公初在  
幕中因觀揚旗而作此詩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

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駃駃揚旗旌

迴迴偃飛蓋熠熠迸流星采纏風颺急去擘山嶽傾

材歸俯身盡

前言俯身  
試塞旗

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

社集

卷七

五

卷隨人輒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

奪天邊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

適蠻與荆

鄭曰駃駃馬搖頭也上布可切下五可切  
趙曰三州陷犬戎言去年冬吐蕃陷松維

州保三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歌坐穩冷石醉眠醒

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杯君不見醉已遣沈冥

立秋

日雨院中有作  
廣德三年秋成  
都府幕中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

窮途愧知已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

解衣開北窗，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

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

洙曰：張良願借前箸以籌之。趙曰：公謂晚年得預嚴

府參謀也。趙曰：禮寬心有適，謂嚴武待以禮數之寬

病微瘳，公素有肺疾也。洙曰：主將謂嚴武也。公相期

武還朝秉政，日吾當遂歸計矣。希曰：舊丘指長安故

也。若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夢弼曰：按編年通載是年九月嚴武破吐

蕃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城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

戍欲奪蓬婆雪外城。  
希曰：抱朴子外篇軍在太一玉帳之中不可攻也。鶴曰：滴博西

山城名雲間以言其高也。高適上疏所謂在窮山之巔，公西山詩轉粟上青天是也。蓬婆乃吐蕃城名在

杜集 卷上

雪山之外故幾欲奪之矣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飛將追

驕虜莫遣沙場匹马還。  
洙曰：漢匈奴號李廣為飛將軍，修可曰：公羊傳匹馬

雙輪無逆者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

落落者不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

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趙曰

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于蟻陂之陽，夢弼曰：晉山濤吏非吏隱非隱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  
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梁湏就列，榛草即相迷。  
蓄積思江漢，頑疎惑町畦。爾有出蜀不曉人事，分爾我殆幕中，有合故。  
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棲。建詩：俯身散馬蹄。蒼舒曰：莊子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  
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遊。

洙曰：公為尚書，貞外郎服，緋故用赤紱也。挈一作攬。

杜集

倦夜

卷十一

七

竹涼侵卧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

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噓。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噓，以為賦。景則淺以為興，比則長作者於景，未有不兼也。○王直方詩話：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向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噓，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清秋鶴髮翁。胡為來幕下，祇合

在舟中。仕宦失志，不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

憂坐痺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歌倒分曹失異同禮甘  
衰力就義忝上官通疇昔論詩早光輝仗鉞雄寬容  
存性拙翦拂送途窮露裛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  
龜觸網直作鳥窺籠不得志之語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

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坼杯乾甕即

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束縛酬知已蹉跎效小

忠周防期稍稍信憂諂之態可念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

昏歸盡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

駑駘怕錦幪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即據榻梧而

迥異○趙曰上官指嚴武公在幕府得關通於上官

矣洙曰龜綱網用史記龜策傳神龜抵網而遭漁者

杜集

###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

語中天月色好誰看上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

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 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

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回霑葉露乘月坐胡牀

###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

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趙曰徐關齊地言弟自岷蜀起發而之齊耳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

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鄭曰荊州有一柱觀土人呼為木履觀洙曰成都有望鄉臺乃隋蜀王秀所創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傍干戈覓來看道路通

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

鶴曰按公作范陽太君盧氏墓誌盧氏所出有適會稽賀攜會稽瀕於海也趙曰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洙曰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衣洙曰劉孝標廣絕

交論附騏驥之花端軼歸鴻於碣石注海畔山也

杜集

卷十

九

### 嚴鄭公塔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疎翠近珠簾

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霑何當一百丈歎蓋擁高簷

###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罇涼

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

孫季昭示兒編云花竹亦有無香者世所共知櫻桃初無香退之云香隨翠輦初重則以香言之竹與

枇杷本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枇杷樹香則皆以香稱之至於太白又以柳為有香其曰白門柳花

滿店香是也若夫荆公梅詩有云少陵為爾添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

###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

字

洩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挿雕梁  
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苕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  
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藥亂拂黛石蘿長  
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為霜秋成玄圃外景物洞庭傷  
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邱壑道難忘  
夢弼曰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寰宇記沱水在成  
都府新繁縣誠齋詩話云老杜山水圖云沱水臨中  
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挿雕梁此以畫為  
真也曾吉父云斷崖韋徑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為  
畫也  
也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公自注  
池在府

社集

卷士

干

內蕭摩訶所  
開因是得名

湍駛風醒酒船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  
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為伴宿清溪

鄭曰駁苦史切疾貌也趙  
曰清溪公指浣花溪爾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鶴曰公在嚴武幕中  
自遣悶有作奉呈後  
韻賦詩其情分稠密如此而史謂嚴武中頗  
如詠竹泛舟觀岷池畫圖及北池臨眺皆分  
銜之不知何所本而云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先依渚衰荷且映空

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楫分曹往金盤小徑通

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杯酒露津更衣裳與釣翁



異方初豔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  
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林寒色深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

日有習池醉愁來梁甫吟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

鶴曰按是年十月嚴武攻吐蕃鹽川城克之公在幕府故亦戎衣也趙曰日有習池醉謂陪嚴武出也愁來梁甫吟公以諸葛亮自比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

杜集

卷上

五

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

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願我非公卿

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

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

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

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

却其贈錦復引近年李鼎來瑱為戒非無為者昔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柰

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

我羸席塵媿客茹藜羹本一作翠織成夢弼曰廣雅

尾鯨至水族瑣細皆言織鯨也韓曰大哉萬古程程謂法度遺曰珠宮惜言龍宮也楚辭貝闕兮珠宮希

曰按舊史李鼎嘗代崔光遠為鳳翔尹充本府又秦  
龍觀察使洙曰來琪嘗為襄陽節度使裴茂稱琪佞  
強難制宜早除之後貶播州尋賜死左傳州吁阻兵  
而安忍洙曰蘓季子位高多金趙曰莊子藜藿不糝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

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棟蓼一別永

相望語極有與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夢洙曰金

谷園銅駝陌豈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境乎劉禹錫  
楊柳詞云金谷園中鴛鴦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匡牀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畫

雖對連山好貪者絕島孤羣仙不愁思有味外味冉冉下

杜集

卷上

三

蓬壺夢弼曰淮南子匡牀弱席非不寧許慎注匡安也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闌

自傷足力之不繼也上句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

此生隨萬物何處出塵氛夢弼曰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

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由化神仙之所窟宅洙曰范蠡為越破吳功成名遂乃乘扁舟泛江湖夔姓名適

齊為鴟夷子趙曰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比之王喬鶴事注見前

高浪垂鬣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岼繞微茫

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僊老暫相將

總是好語○夢弼曰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哭台州鄭司戶蕪少監

鶴曰鄭虔蕪源明是年相繼而亡八哀蕪

源明詩中云榮陽復寂實此詩云凶問一年俱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蕪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

是中有甚悲者 豪俊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闊凶問

一年俱白日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

著東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

歿潛夫沈慟嗟何及街寬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息

酒為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

逸相湏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

偶然趨勝決風塵際功名造化鑪從容詢舊學慘澹

杜集 卷二 手

閔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

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情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

撫墳疇瘡病餐巴水瘡痕老蜀都颺零迷哭處天地

日榛蕪 鶴曰蕪鄭之死適值歲歉按舊史廣德二年

八哀源明詩亦云嗚呼子逝日始泰則中塞長安米

萬錢凋喪盡餘喘又此詩末云俗依綿谷異客對雪

山孤瘡病餐巴水瘡痕老蜀都蓋公自叙

此時展轉歷綿梓閩間而復成都也

去矣行 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賦去矣行明年

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 君不見韉上鷹一飽即飛掣焉能作堂上鷺銜泥附  
來錄欲辭職而賦此非 炎熱野人曠蕩無醜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

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興託矯矯今人必以一飽  
曰鮑明遠詩昔如耕上鷹今以檻中猿魏志呂布因  
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  
將軍譬如養鷹飢則附人飽則颺去史滑稽傳注鞬  
臂捍也前漢志藍田山出美玉長安魏書李預傳預  
居長安每羨上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  
之食掘得若環璧者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以為屑日服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杜集

卷二

十四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二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永泰元年成都

作鶴曰時公自嚴武幕中歸浣花溪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藥許鄰人斲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夢弼曰釋名酒有沉齊浮蟻在上沉沉然沫曰庾信詩浮蟻對春開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  
甚疑鬼物憑不顧翦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  
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

杜集

卷十二

一

度堂匪華厲養拙異考繁草茅雖薙葺衰病方少寬  
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寤無斤斧響庶遂憇息懽

夢弼曰度堂之度徒洛切趙曰詩考繁在澗考成也繁樂也今公言養拙而已非有在澗之繁樂也洗音澆

奉寄高常侍

鶴曰高適為西川節度禦吐蕃師出無功凶松維等州以嚴武

代還用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

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

廡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洙曰地理志汶水出

泰山萊蕪蜀亦有汶川出西山趙曰高適先除淮南節度後為西川節度故言總戎楚蜀修可曰方駕並

駕也與方舟之方同廣絕文論道文麗藻方駕曹王  
今言曹劉乃曹植劉楨也洙曰不啻猶過多也家語  
何翅惠哉漢書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言黯之材足以  
折衝千里也史記廉頗趙之良將也漢文帝嘗歎曰  
吾獨不得庶頗李牧  
為將豈憂匈奴哉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

使人無復思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

颼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

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

趙曰蜀郡廣漢郡犍為郡為三蜀鶴曰公以乾元二

年冬入蜀至是六年矣洙曰董京威衣百結衣夢弼

壯矣莊子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  
本一作藩籬無限景恣意買江天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洙曰石鏡雪山皆在蜀中注見前漢官儀尚書令漢

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時為檢校尚書工部郎

青綬注銀印背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唐雖

無賜印者公謂銀章特指魚袋而言耳趙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媿羣材

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鼈問我幾能來

洙曰紱古菽膝也象冕服以紱為之希曰漢韋賢傳  
翻衣朱紱師古注云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  
弗字故因謂  
之綬又作蔽

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

羣盜中年皆不必事實政是作者

登樓初

有作前席竟為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

二子春日復含情

洙曰漢末王粲以西京擾亂之荆州嘗思歸作登樓賦故先賢傳載

荆州有王粲宅漢文帝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思誼徵至宜室因問以鬼神事帝不覺前席曰吾久過之今不及也

### 春遠

蕭蕭花絮晚菲菲紅素輕日長唯鳥雀春遠獨柴荆

語近而別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

夫營鶴曰按史是年吐蕃雖退而二月党項羗寇京兆之富平縣故云數有關中亂趙曰亞夫營在

長安公之故鄉也漢文帝時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

杜集

卷上

三

###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四一作西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

歛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聞寂故人相見未

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

###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筍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溪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 屏跡

衰年甘屏跡幽事供高卧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

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猶酌甘泉歌歌長擊樽破  
鶴曰按史是年荇飢京師斗米千錢趙曰公以年荒  
乏酒價之故乃併課園蔬賣以充沽直也修可曰世  
說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  
在于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  
缺子美歌長擊樽破類此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

田胡騎羗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鶩後

鴻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趙曰連年  
吐蕃寇隴

右河源蕭條又臨松維保三州故云胡騎羗兵入巴  
蜀也鶴曰按史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風拔木公有

當是紀實也

杜集

卷三

四

柵樹為風雨所拔歎

倚江柵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

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颺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

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斲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

往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

過聽竽籟有情復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胃臆

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洙曰蜀志先主  
舍東南有桑樹

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趙曰宋  
玉高堂賦織條悲鳴聲似竽籟

喜雨

鶴曰按史永泰元年春大旱四月始雨  
七月又旱又遣近臣錄囚蓋是年自春

多至秋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戎况騷屑。  
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  
穀根小蘓息，沴氣終不滅。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  
崢嶸羣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公自注：時聞浙右多盜賊，希曰：巴人困軍須，當是去年嚴武敗吐蕃於當狗城，又克鹽川，城時尚未撤其備也。滄江指夔州雲安而言，按公有雷詩云：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又云：霹靂楚王臺，以此知滄江指雲安也。洙曰：國語自子之行，晉無寧歲，修可曰：周禮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鶴曰：按是年蒙颯自台州反，陷信明等州，方伏誅而歛州人又殺其刺史公托言於雨，欲洗吳越，謂此。

莫相疑行

鶴曰：此詩與後篇赤霄行皆為郭月以郭英又為成都尹，公與英又雖有舊然志不相合，遂起去草堂之興。

杜集

卷五

五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

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未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

爭好惡，莫相疑。

寫得徹至，懷抱如洗。洙曰：天寶中公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使待制集賢

院命宰相試文章，今云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趙曰：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

赤霄行

造意甚奇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  
甚奇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  
江中淘河嚇飛燕，燕本不

相涉用鵝雛事而去之真達識也

困衛莊見貶傷其足老翁慎莫怪少年趙曰洵河允貴和書

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趙曰洵河記憶細故非高名言偉度

者鵝鵝也飛燕從江上趙曰洵河來為洵河所疑意謂爭其魚

而燕歸華屋之上負此羞恥街泥而却落也蓋

用莊子鷓鴣得腐鼠鵝雛過之仰面視之曰赫注赫注高

材好學又音赫口拒人也漢紀宣帝初為皇孫孫高

辱也連勺縣名鹵中鹽池也連音輦勺音灼左傳齊

靈公伐鄭高無咎鮑幸處守及還孟舒趙曰鮑莊子之

將不納君秋別鮑牽而逐高無咎趙曰鮑莊子之

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衛當作鮑趙曰鮑莊子之

謂少年有所指也諸葛亮其有貴趙曰鮑莊子之

能和則必名辱矣漢文帝與劉奴書

朕與單于捐細故注細故小事也

去蜀

社集

卷三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

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鶴曰安危大臣在謂吐蕃入寇有郭子儀諸公可恃也

宿青溪驛奉懷張貞外十五兄之緒鶴曰青溪驛在

嘉州犍為縣時公去成都經嘉戎而至忠渝也

漾州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三鶴曰颺今復在何許

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鶴曰子靜畏虎不得語

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荆楚

荒渚一作枉渚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  
雲弟竊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韞馬聽  
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  
方舒膝不韞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  
曾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樓頭  
喫酒樓下卧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  
拜弟妻男拜弟幅巾繫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  
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  
熟啾啾唧唧為何人夢弼曰韞皮視切說文車鞅也

喜雨

杜集

卷七

七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纔漠漠洒迥已紛紛  
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曉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  
趙曰南國指荆楚也安石曰記云天  
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可云江出雲也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竒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

能道無翳次故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亦風樓高

欲愁思橫笛未休吹洙曰曹子建七啓云春清酒擘

荔枝此主人用歌妓為樂者也趙曰拈舊本作酒擘

拈辭不得然則拈酒乃唐人詩云王公權家荔子雖有數種

肌致平家綠荔枝試傾一杯重碧云快擘千家荔子輕紅

同此絕勝味唯有老杜東樓詩謂此詩也希曰  
唐志戎州貢荔枝煎九域志戎州有荔枝園

### 渝州侯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

山帶烏蠻闊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

立之曰漢桓典號驄馬御史此以指嚴侍御也 洪曰

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兩古詩有長短吟 鄭曰梁

益記夔州舊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狄蠻 洪曰白

帝指夔州因漢公孫述僭偽號白帝城一柱觀在江

### 撥悶一作贈嚴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

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選憐汝振柂開頭捷

### 杜集 卷三

有神已辦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脣夢弼曰雲

州今為雲安軍東坡志林退之詩曰百年富水鳥程

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鳥程

之若干榮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劔南之燒春

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裴

銅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裴

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趙曰東坡詩麴米

春香並舍聞蓋出於此長年三老川中呼舟師之名

夢弼曰峽中以篙師為長年施工為三老今俗謂之

翁沐曰開頭一作鳴鏡皆行船貌初行船曰開頭鄭

錢為青

### 聞高常侍

公自注忠州作鶴曰按史是年

公前有寄高常侍詩意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凶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

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傷  
夢弼曰按唐志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詞又按漢宮闈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祕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表云奏事出此也  
洙曰世說顏回為地後世以門下為金華省蓋書願斬佞臣張禹武帝怒曰小臣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夢弼曰按唐新書高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公故有丹檻折之句  
宴忠州使君姪宅  
鶴曰詩云出守吾家姪則為杜使君也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不是怕湖灘

樂助長歌送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牽強為看

洙曰晉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湖灘中州下惡灘也  
趙曰王戎嘗以如意起舞

杜集  
禹廟  
卷三  
九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洙曰宋玉招魂仰觀刻楸畫為龍蛇些孫莘老云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蓋橘柚錫貢駟龍蛇皆禹之事公因見此有感也  
洙曰孔氏書傳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櫟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趙曰三巴記云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鄭曰十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為三巴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

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

花溪獨園與馬卿丁令同洙曰蜀都賦三峽注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謂

之峽江水過其中趙曰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  
八極蓋取五岳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洙  
曰佛書有  
給孤獨園

### 哭嚴僕射歸櫬

鶴曰按史嚴武年四  
十薨贈尚書左僕射

素慢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

風送蛟龍雨

謂其化為蛇龍而風送之雨  
情境慘然與下天長意稱

天長驃騎

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趙曰老親如宿昔言嚴  
公之母尚健如宿昔耶

後村詩話云故人感知已之遇季布奏事彭越頭下  
滅洪盧諶皆不以主公成敗而二其心叔季所謂賓  
客方翁翁熱時則趨附恐後及時異事改則掉臂而  
去至有射羿者世傳嚴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老  
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之句極其悽愴至置武於八  
哀詩中忠厚藹然異於幕府少年今懷鬢髮之作矣李  
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掾詩云莫憑無鬼論終  
負託孤心猶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

杜集

### 放船

卷三

十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淦淦寒

此戎戎淦淦亦不必所出偶  
然適似○淦淦上魚吹水貌

荒林無徑入獨鳥怪人

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等閑星月著一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颺颺何所  
湧字變覺不同

似天地一沙鷗

### 懷舊

鶴曰蘓源明天寶間為國子司  
業以廣德二年終於秘書少監

地下蘓司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死生分

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落句不忍讀師曰老罷知明鏡言覽鏡知其衰老也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鶴曰公在成都時嚴武死欲依英又而英又驕

縱不可託故舍之而去所以託言茅屋為秋風所破蓋深有所感傷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

郊高者挂胃長林梢下者颺轉沉塘坳南村羣童欺

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

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

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

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

杜集

卷上

上

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

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

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洙曰胷古犬切趙曰白樂天詩爭得大裘長萬

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然近乎戲語豈有萬丈之裘乎

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厦自有深旨碧溪詩話云孟子

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

陵詩云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又云誰能扣君門

下令減征賦寄柏秋風所破歌寧令吾廬獨破受凍

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求

穴之蟻輩真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似孟子

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

蓋原其心也東坡志林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

枝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曰荔

枝似江瑤樹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

僕問杜子美何似人仲游曰似司

馬遷僕喜而不吝蓋與曩言會也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永泰元年秋雲安作鶴

明年春晚遷居於夔州城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

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出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言還也破鏡飛上天月

也半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側半樓明

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張弓謂月如弓倚殘魄望其滿也思歸之望歸士亦然趙曰稍下猶銜皆言月也夢弼曰白帝城夔州也

漢公孫述僭偽號白帝城涿刁斗軍營中刁警夜者張衡靈憲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短娥竊以

杜集

卷三

十三

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鶴曰按史是年八月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故有刁斗及漢營之句趙

獨漢營為然虜營亦然倚字使宋王長劔倚天外之

倚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只一頻字而

年無不可感與去年明年語別輕香猶暫隨地偏初

衣袷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夢弼曰

切說文無絮衣也秋興賦御袷衣沐曰風俗記九日

及吐蕃回紇入寇也

雨鶴曰按史是年春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自春無雷六月始雷



行雲遞崇高飛雨藹而至古意精語潺潺石間溜汨汨松

上駛亢陽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

生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聞作鼓

增氣佳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髣髴見

滯穗郊扉及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

江費謂臨江而費抱甕之力鄭曰駛疎吏切馬行疾也趙曰應璩與岑瑜書云頃者炎旱日更甚沙

礫銷礫草木焦卷也洙曰詩遺秉滯穗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為圃畦鑿

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 長江二首

眾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

杜集

卷十一

十三

孤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猿歸心異波浪何事即飛翻

洙曰浩萬峽中二郡名瞿唐為三峽之門師曰巴東有灩澦石高二丈許及秋至則纜如馬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眾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

色借瀟湘潤聲驅灩澦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過衣襟

接上不可曉趙曰瀟湘在潭川三峽之水下入洞庭與瀟湘相遠故云色借也洙曰遇一作過

奉漢中王手札

鶴曰漢中王貶蓬州刺史今出峽將歸因作書報公而公

投以此詩詩中云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淹泊俱崖口東西異石根當是王在歸州為太守留度夏而公在雲安適相望也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荆門

峽險通舟峻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

前後緘書報分明饜玉恩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  
已覺良宵永何堪駭浪翻入期朱邸雪朝翦紫微垣  
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  
淹泊俱崖口東西異石根夷音迷咫尺鬼物傷黃昏  
犬馬誠為戀狐狸不足論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罇

杜集

卷十一

古

石硯

公自注平侍御者之硯也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  
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  
聯坳各盡墨多水遞隱見揮洒容數人十手可對面  
比公頭上冠貞質未為賤當公賦佳句况得終清宴  
公舍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知汝隨顧盼

夢弼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今疑此石乃  
禹所鑿之餘也詠曰坳硯穴也聯坳謂雙穴相並各  
畫墨謂盡墨力所謂發墨是也適曰多水遞隱見謂  
硯石溫潤出水也趙曰平公為侍御頭上冠獬豸乃  
一角獸而能觸邪此石質剛正可以比之也夢弼曰  
起草謂知制誥也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章起草修  
階夢弼曰求句謂此硯致之于明光禁中丹青之地

得天子之顧盼  
思過非常也

三韻三篇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  
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蕩蕩萬斛船影若搖白虹起檣必椎牛挂席集眾功

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趙曰椎牛所以享眾  
功或謂以牛祭非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

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夢弼曰多門謂所交不一  
左傳晉政多門趙曰同調

字出謝靈運詩誰謂  
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諸將五首鶴曰五首乃言天  
寶以來諸將之事

杜集

卷五

五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

地早時金盜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

斗閑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雜曰西京  
雜記長安

大明官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騎遊往其間高宗敕  
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戍太子死

葬於此明奴曰按漢書戍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  
其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

改葬鬼喜於此葬我漢書自幸甚今耳明奴北宣詔與  
餘我死時曰若改下王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

送勿見奪也明奴遂奏聞有勅改葬苑外及發掘玉  
魚宛然見在棺柩之屬朽爛已盡自是其事遂絕田

曰南史沈炯傳炯自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  
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其畧曰甲帳珠簾

一朝零落茂陵玉盜遂出人今公用此但金玉字  
異爾舊引孔氏志怪乃女子之間夢弼曰詩首句

言漢朝陵墓則是用茂陵玉盜事以避玉魚事改作

金盞或引盧充幽婚事蓋但見其有金盞字耳嚴有  
翼藝苑雌黃曰后山詩云初聞橋山送弓劍寧如玉  
盜人間見蓋亦用沈炯事趙曰此詩所以激諸行謂  
漢朝陵墓自以對南山有千秋之固及胡虜入關不  
無發以者今河隴繼有吐蕃之難而諸將曾不知速  
來長安為禦戎之圖也長安號北斗城夢弼曰或云  
閑字作殷謂子美父名閑不應用閑字然按集又有  
翩翩戲蝶閑過慢之句豈非臨文不諱乎洙曰漢書  
材官  
蹶張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  
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

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張仁顧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蓋欲絕虜道也其後反  
與回紇和親資其兵同討安史公所以致諸君而回  
答升平之恨趙曰漢書匈奴自稱為天之驕子而回  
紇者匈奴之種也故亦得稱天驕至德初郭子儀以

社集  
卷十一  
六

朔方軍及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  
守祿山陷潼關龍喻肅宗河北復清也  
此謂肅宗起於靈武而河北復清也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

貢藺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袞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

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馬注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滄海指山  
東藺門言河北洙曰相國謂王縉也希曰王縉由侍  
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故此篇  
首以洛陽言河南即洛陽時為安史所破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

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揀侍

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聖朝

趙曰後漢  
馬援南征

建銅柱標以勒功洙曰前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親犀布玳瑁則建朱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注云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又移漢賈宗傳交趾土多珍異產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師曰子美嘗有自平官中呂太一南海收珠之句蓋廣德元年呂太一為廣州使舉兵叛故翫明珠久不貢朝廷說者多引此詩以解太一黃鉞亦曰惠文冠次江寧帝親錢於郊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也趙曰珠錫總戎之句乃深責諸君徒享高爵厚祿而不能輸忠者也故有下句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群材趙曰此篇也望鄉臺在成都之北公憶往時曾隨嚴武登此臺以迎中使洙曰按武傳兩鎮蜀一刺綿州趙曰嚴武

杜集 卷十一 文

鎮蜀以寶應元年正月權令兩川都節制為一六月專以節制西川徐知道反不得進為二廣德二年朝廷正以西川合為一節度而武以黃門侍郎來為三也鶴曰按舊史武出為綿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上皇詔以劍南兩川合為一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此當是在乾元二年裴寬為尹之前蓋玄宗以上元年七月移居西內已不復于預國事矣而武是時鎮蜀止是節制也合以此為一寶應元年為二廣德二年為三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閩州啟殯歸葬東都  
有作二首鶴曰房瑄河南人罷相後歷漢州閩州時權瘞於

遠聞房太守彼後贈太尉

矣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豈元齡孤魂久客間孔

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淚仍霑楚水還

伊洛間有陸渾山蜀志陳壽與荀勗等定故蜀丞相

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進晉謝安薨帝臨於朝堂

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太傅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

溫故事師曰孔明多故事喻房公奏議可為朝廷典

故安石竟崇班喻房公死後竟追贈褒崇之也蔡寬

大詩語云唐崇班房公死後竟追贈褒崇之也蔡寬

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讒蜀建議請諸王分

領心世多憫之予讀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廢

嘆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瑄無能畫此計者蓋以乘輿

雖播透而諸子各分鎮天下兵柄則人心固所繫矣

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學多聞

嘗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來夫瑄雖不見用而

當時建言有關於利害豈可廢哉惜乎史臣不能為

一白之後後村詩話謝安投贈哥舒翰詩居諫省也坐

抹瑄後為衣挽方之謝安投贈哥舒翰詩居諫省也坐

然陳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瑄或疑與素論相反

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瑄雖敗猶為名相至

社集卷十一

於陳濤斜潼關之敗直筆不恕所以為詩史也何相

丹旄飛飛日初傳發閩州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流

死生成敗難言之情劍動親身匣書歸故國樓盡哀

知有處為客恐長休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

白髮為寒故人憂死此別淚相忘各逐萍流轉來

書細作行淚趙所以成相也

近聞京城震恐郭子儀乘間與回紇定約共

擊吐蕃吐蕃開  
之夜引兵遁去

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清水逶迤白日  
靜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有關

中使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鶴曰唐隴右道洮州

是臨洮郡關內道鹽州是五原郡崆峒山古隴右岷州關內原州此皆指關隴而言也夢符曰吐蕃號君

長曰贊普趙曰先帝昔常和親以公主嫁贊普矣

遣憤鶴曰郭子儀使白元光與回紇將藥葛羅合兵追吐蕃大破之於是回紇等入

見贈賚繒帛前後十八萬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此以為可憤也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

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

杜集

卷十一

元

洙曰花門即回紇也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况國乎漢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曰鞭血地

指禁中也漢書云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

鄭典設自施州歸鶴曰按唐志東官典設鋪陳之事裴施州裴冕也以附李輔國貶施州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

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氣合無險僻

攀援懸根木登頓入矢石矢石意別入矢石謂石之如虎也暗用李廣事不言

虎而言入矢政是詩中用事之妙青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感聽子話

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溫溫諸

侯門禮亦如古昔勅厨倍常羞盃盤頗狼藉時雖屬

發亂事貴賞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羣書一

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鈎森疎見矛戟倒屣喜

旋歸畫地來所歷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闡刺史似

寇恂列郡宜競借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拂薰

葭寒嶠穿薦蘿冪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

首路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駑駘汗溝血不赤終然備

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忽轉入車馬政

似無翩翩入鳥道庶脫蹉跌厄夢弼曰榮陽鄭氏之

說交錯杯盤狼藉事貴賞匹敵賞又書苑歐陽詢一行書森

索靖論草書狀婉若銀鈎又書苑歐陽詢一行書森

然如武庫矛戟洙曰蔡邕倒疑而迎王粲趙曰劍屣

不上鞋踵也鄭曰畫去聲洙曰後漢寇恂從光武至

仕集卷十一

穎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鄭曰借

讀川谷昔切顏延年詩首路踟蹰險艱修可曰馬援

蕙蘿相法曰汗溝欲深長漢書大宛馬汗血

寄裴施州鶴曰按史裴冕廣德初充山陵使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若無第三四句

金鍾大鑪在東序冰壺玉衡縣清秋物色品目自高

得此自別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寬邊愁竟有四岳

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幾度寄書白鹽北一句未

苦寒贈我青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

銀鈎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



子孫憂後來況接才華盛夢符曰詩注鏞大鍾也書如玉壺水書在璇璣玉衡夢弼曰四岳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堯掌四岳之官也洙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趙曰白鹽夔州山名此言裴寄書來夔與公又贈之以羔裘也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鶴曰是年冬崔

盱反蜀中大亂故趙公刮寇至夔夔隸荆南節度也夢弼曰大食國名

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起下牢收出令奔飛百

艘收出今奔語嚴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

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

風轉日木怒號水翼雲淡傷哀狻鐫錯碧嬰鷲鶻膏

鎡鏐已瑩虛秋濤鬼物撒振亂坑壕蒼水使者捫赤

社集卷上 五

條注引搜神記非也龍伯國人罷釣鼈茆公迴首顏色勞伯龍

怪盡絕然茆公回首又顏色為勞語殊佳分聞救世

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

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如線針如水即水如針

荆岑彈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千紀魑魅魍魎徒為

耳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痺不似長劍須

天倚吁嗟光祿英雄弭光祿未喻必別大食寶刀聊

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夢弼曰十

口地曰峽州上牢符曰楚蜀分吟趙曰由也牧出令夔故曰起下牢夢符曰牧所交也洙曰爾官雅注鷓鴣

奔言同起軍事也鄭曰鞘所交也洙曰爾官雅注鷓鴣似息而小膏中瑩刀鄭曰撒匹蔑切振練結切洙曰

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文餘手橫刀而立  
此之乃曰吾蒼水使者也荆南節度使也鶴曰按史荆  
南自廣德至大曆皆是衛伯玉為節度使則衛公非  
南公疑衛訛為軍又何也然王兵馬使二角鷹詩亦云荆  
南公得將軍又德和師云是趙芮公未知何所本  
之也蜀水至瞿唐則為峽所束如線焉夢弼曰王  
登樓賦取荆山之高岑後漢閻鄧王元說罷曰音  
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鄭曰痺射婢又音  
卑夢弼曰潘岳射雉賦探懸刀騁絕伎如轉如軒不  
高不埤埤與痺字通用修可曰荆楚故事襄王謂左  
右曰能為大言者乎宋玉曰善地為輿圓天為蓋寧  
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王曰善洙曰未句謂趙公必  
用此刀立大功畫  
像於麒麟閣也

王兵馬使二角鷹鶴曰按史大曆初朝廷嘗

度使此王兵馬使得非昂乎

杜集

卷二

三

悲臺蕭瑟石龍從哀壑杈杪浩呼洵中有萬里之長

江迴風滔日孤光動起得森聳賦二角鷹不意出此

則夔峽間意也讀至迴風滔日豈可以逐字逐句某地某事意之哉語有神助正在此等○盡入騷選難

以語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二鷹猛腦

條徐墜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孩虎野

羊俱辟易講上鋒稜十二翮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

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狡狴敢

決豈不與之齊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雲

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群驅出六合梟鷲

分鄭曰龍力空切從即空切洙曰潘岳西征賦龍從

逼迫注龍從高大貌鄭曰杈初牙切杪五加切不

齊貌夢弼曰臨海異物志杉雞黃冠青綬常在杉樹  
下竹苑小如野兔食竹葉孩虎一作溪虎鄭曰辟易  
音錚亦趙曰漢書注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夢弼  
曰崑崙虞泉皆在西泉本作淵公避唐諱也朱曰白  
羽箭也後魏獅子也鄭  
曰後先九切後魏獅子也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

公自注陽城王衛伯玉也鶴曰按本傳廣德  
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乃拜荆南節  
度使尋封陽城郡王當是  
伯玉封王時母同受封也

衛幕街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将錫號戴慈親

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

紫誥鷹回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春

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

社集 卷二 三

委曲承顏體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

夢符曰漢書注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  
於幕中故曰幕府趙曰衛幕衛青之幕也以陽城王

姓衛用之尤切朱曰潘安仁閑居賦太夫人乃御藍  
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趙曰紫誥紫錦之誥

也驚回紙則紙上之字有回驚之勢也朱曰楚國先  
賢傳孟宗至孝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

笋為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  
患姬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

荒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而成之帝數名志未及  
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家音姑劉向列女傳

鄭孟軻母三徙而舍學宮之倚軻嬉苻乃設俎豆揖  
遜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左傳愛于教之以義方

麒麟閣也

冬深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難下寒水各

依痕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竟風濤暮不穩捨棹宿  
誰門趙曰早霞隨類影言其變態不常隨所類之影而呈現也洙曰楊朱泣岐路謂其可以南可以北宋玉哀屈  
原作招寃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

巴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色飄颻犯百蠻

夢弼曰地志夔州古巴石城鶴曰蜀使動無還蓋謂上元間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伏誅寶應

初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伏誅明年劍南西山兵馬使崔旰反殺成都節度使郭英乂也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月去清波

壯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定知何

杜集 卷二 五

早憂 及此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

鴈百丈誰家上瀨船子美七言律每放蕩此又參差竹枝之比三首皆然未

將梅葉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

肺病幾時朝日邊趙曰百丈者牽船筏希曰漢書下瀨將單注引伍子胥有下瀨船此

故反用之本一作上水船洙曰明光殿名也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詰夢弼曰子美素有消渴疾趙

曰晉明帝云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來故後人以日邊為帝都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  
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

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唯聽棹相將好語鶴曰夔州奉節

大昌二縣皆有鹽井趙曰晉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

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

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

相如口渴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病既病免家居茂陵子

美有渴疾故以自比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

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

面稀在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遠趙曰十一月

日作詩而有燕子桃花之句何也義在末句所謂他日一杯難強進者也蓋逆道其事耳

又雪

杜集

卷二

五

南雪不到地青燧露未消微微向日薄脉脉去人遙

冬熱鴛鴦病或是峽深豺虎驕愁邊有江水焉得北

之朝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為况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

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倘憶江邊卧歸期願早知

夢弼曰東川梓州路也

補遺

禹廟詩堂劉光庭自昭云嘗侍須溪先生論及禹廟  
疏鑿自三巴而始禹廟在上流故控制也言三巴皆  
控持於此早知言其氣力盛壯之時也他人禹廟詩

落句不能  
如此力量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二

杜集

卷二

三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二

